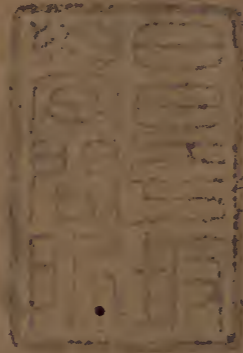


八編類纂 百九十一之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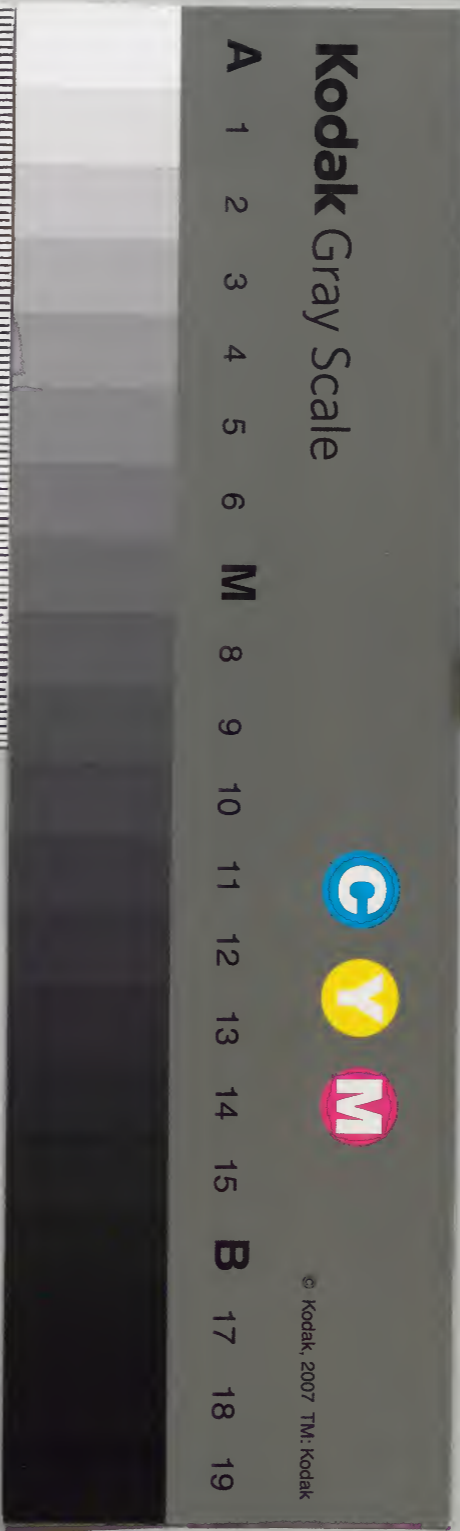
臣

八十二

內閣文庫		
五九函	一	三〇
一二架	二〇	六九
		冊號類

內閣文庫		
三六七函	一	三〇六
三架	二〇	九
		冊號類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3069
冊數	120 (82)	
函號	367	5



八編類纂卷之一百九十一

左編

臣類

謀臣

晉江統

淺草文庫

晉江統字應元陳留圉人也除山陰令時關隴屢爲
 氐羗所擾孟觀西討擒氐羗帥齊萬年統深惟四夷
 亂華宜杜其萌乃作徙戎論其辭曰匈奴求守邊塞
 而侯應陳其不可單于屈膝未央而望之議以不臣
 是以有道之君牧夷狄也惟以侍之有備禦之有常
 今者當之已受其弊矣夫關中土沃物豐厥田上上

加以涇渭之流，溉其烏鹵。鄭國白渠灌浸相通，黍稷之饒，畝號一鍾。未聞戎狄宜在此土也。因其衰弊，遷之畿服。士庶翫習，侮其輕弱，使其怨恨之氣毒於骨髓。至於蕃育衆盛，則坐生其心，而居封域之內，無障塞之隔，掩不備之人，收散野之積，宜及兵威方盛，衆事未罷，使蜀國撫夷，就安集之。戎晉不雜，竝得其所。今戶部之衆，戶至數萬，人口之盛，過於西戎。然其天性驍勇，弓馬便利，倍于氐羗。若有不虞風塵之慮，則并州之域，可爲寒心。滎陽句驪，本居遼東塞外，正始中，幽州刺史母丘儉伐其叛者，徙其餘種，始徙之時。

戶落百數，子孫孳息，今以千計。數世之後，必至殿熾。

晉溫嶠

溫嶠字太真，太原祁人也。平北大將軍劉琨妻嶠之從母也。琨深禮之，請爲參軍。將兵討石勒，屢有戰功。于時并土荒殘，寇盜羣起，石勒劉聰跨帶疆場，嶠爲之謀主。屬二都傾覆，社稷絕祀。元帝初鎮江左，琨謂嶠曰：昔班彪識劉氏之復興，馬援知光武之可輔。今昔祚雖衰，天命未改。吾欲立功河朔，使卿延譽江南，子其行乎？乃以爲左長史，檄告華夷，奉表勸進。會琨爲段疋殫所害，嶠表琨忠誠，家破人亡，宜在褒崇，以

慰海內之望。帝然之。除散騎侍郎。初，嶠欲將命其母崔氏固止之。嶠絕裾而去。其後母亡，嶠阻亂不獲歸。葬由是固讓不拜。苦請北歸，詔三司八坐議其事。皆曰：昔伍員志復私讐，先假諸侯之力，東奔闔閭，位爲上將，然後鞭荆王之尸。若嶠以母未葬，沒在胡虜者，乃應竭其智謀，仰憑皇靈，使逆寇冰消，反哀墓次，豈可稍以乖嫌，廢其遠圖哉？嶠不得已，乃受命。後遷太子中庶子。太子與爲布衣之交，數陳規諫，謂應儉以率下，務農重兵。太子納焉。王敦舉兵，內向六軍，敗績。太子將自出戰，嶠執鞶諫曰：臣聞善戰者不怒，善勝

者不武。如何萬乘儲副，而以身輕天下？太子乃止。明帝卽位，拜侍中，帝親而倚之甚。爲王敦所忌，因請爲左司馬，敦阻兵不朝，多行陵縱。嶠諫敦曰：昔周公之相成王，勞謙吐握，豈好勤而惡逸哉？誠由處大任者不可不爾，而公自還輦轂，入輔朝政，闕拜覲之禮，簡人臣之儀，不達聖心者莫不於邑。昔帝舜服事唐堯，伯禹竭身虞庭，文王雖盛，臣節不讐。故有庇人之大德，必有事君之小心。至聖遺軌，所不宜忽。願思公且吐握之事，不納嶠知，其終不悟。於是謬爲謙敬，綜其所事，干說密謀，以附其欲，深結錢鳳爲之聲譽。每日

要作大事
人不得不
如此委曲

錢世儀精神滿腹。嶠素有知人之稱。鳳聞而悅之。深
結好於嶠。會丹陽尹缺。嶠說敦曰。京尹輦轂。喉舌宜
得文武兼能。公宜自選。其才若朝廷用人。或不盡理。
敦然之。問嶠誰可。作者嶠曰。愚謂錢鳳可用。鳳亦推
嶠。嶠偽辭之。敦不從。表補丹陽尹。嶠猶懼錢鳳爲之
姦謀。因敦餞別。嶠起行酒。至鳳前。鳳未及飲。嶠因偽
醉。以手版擊鳳。幘墜。作色曰。錢鳳何人。溫太真行酒
而敢不飲。敦以爲醉。兩釋之。臨去言別。涕泗橫流。出
閤復入。如是再三。然後卽路。及發。後鳳入說敦曰。嶠
於朝廷甚密。而與庾亮深交。未必可信。敦曰。太真昨

醉小加聲色。豈得以此便嘲讒貳。由是鳳謀不行。而
嶠得還都。乃具奏敦之逆謀。請先爲之備。及敦構逆。
加嶠中壘將軍。敦與王導書曰。太真別來。幾卽作如
此事。表誅奸臣。以嶠爲首。募生得嶠者。當自拔其舌。
及王含。錢鳳奄至都下。嶠燒朱雀桁以挫其鋒。帝怒。
之。嶠曰。今宿衛寡弱。徵兵未至。若賦豕突危。及社稷
陛下。何惜一橋賊。果不得渡。嶠自率衆與賊夾水戰。
擊王含敗之。復督劉遐。追錢鳳於江寧。嶠因奏軍國
要務。其一曰。祖約退舍壽陽。有將來之難。今二方守
禦。爲功尚易。淮泗都督宜竭力以資之。選名重之士

配征兵五千人又擇一偏將將二千兵以益壽陽可
以保固徐豫援助司土其二曰一夫不耕必有受其
饑者今則春廢勸課之制冬峻出租之令下未見施
惟賦是聞賦不可以已當思令百姓有以殷實司徒
置田曹掾州一人勸課農桑察吏能否今宜依舊置
之必得清恪奉公足以宣示惠化者其三曰諸外州
郡將兵者及都督府非臨敵之軍且田且守又先朝
使五校出師今可分遣出屯要處緣江上下皆有良
田開荒須一年之後即易且軍人累重者在外有樵
採蔬食之人於事爲使其四曰建官以理世不以私

人也如此則官寡而才精今江南六州之士尚有荒
殘方之平日數十分之一耳三省軍校無兵者九府
寺署可有并相領者可有省半者粗計閑劇隨事減
之荒殘之縣或同在一城可并合之如此選既可精
祿俸可優令足代畊然後可責以清公耳其五曰古
者親耕籍田以供粢盛舊制籍田廩犧之官今臨時
市求既上黷至敬下費生靈宜如舊制立此二官其
六曰使命愈遠益宜得才延譽四方人情不樂遂取
卑品之人虧辱國命生長患害故宜重其選不可減
二千石見居二品者其七曰罪不相及古之制也近

者大逆誠由凶戾之甚一時權用今遂施行非聖朝
之令典宜如先朝三族之制議奏多納之嶠聞蘇峻
之徵也慮必有變求還朝以備不虞不聽未幾而蘇
峻果及嶠屯潯陽遣率州師赴難及京師傾覆嶠聞
之號慟人有候之者悲哭相對俄而庾亮來奔宣太
后詔進嶠驃騎將軍嶠曰今日之急殄寇爲先未效
勲庸而逆受榮寵非所聞也何以示天下乎固辭不
受時亮雖奔賊嶠每推崇之分兵給亮遣王愨期等
要陶侃同赴國難侃恨不受顧命不許嶠屢說不能
廻更遣使順侃意曰仁公且守僕宜先下遣使已二

日會嶠部將毛寶別使還聞之說嶠曰凡舉大事當
與天下共同衆克在和不同有異假令可疑猶當外
示不覺況自作疑耶便宜急追使改舊書說必應俱
征若不及前使宜更遣使嶠意悟卽追使改書侃果
共征峻嶠於是列上尚書陳峻罪狀有衆七千洒泣
登舟移告四方征鎮曰賊臣祖約蘇峻同惡相濟用
生邪心天奪其魂死期將至謹負天地自絕人倫寇
不可縱宜增軍誅今躬率所統爲士卒先催進諸軍
一時電擊宣城內史桓彝已勒所屬屯濱江之要江
夏相周撫乃心求征軍已向路背包胥楚國之微臣

重，跣致誠，義感諸侯，蔭相如，趙邦之陪，隸恥君之辱。
按，劔秦庭，皇漢之季，董卓作亂，劫遷漢帝，虐害忠良。
關東州郡，相率同盟，廣陵功曹臧洪，郡之小吏耳，登
壇，唾血，淚涕橫流，慷慨之節，實屬羣后，況今居台鼎，
據方州，列名邦，受國恩者哉！二賊合衆，不盈五千，且
外畏胡寇，城內饑乏，後將軍郭默，卽於戰陣，俘殺賊
千人，賊今雖殘破，都邑其宿衛兵人，卽時出散，不爲
賊用，且祖約，情性褊陋，忌刻不仁，蘇峻小子，惟利是
視，殘酷驕猜，權相假合，江表興義，以抗其前，強胡外
寇，以躡其後，運漕隔絕，資食空懸，內乏外孤，勢何得

久，羣公征鎮，職在禦侮，征西陶公，國之耆德，忠肅義
正，勲庸弘著，諸方鎮州郡，咸齊斷金，同稟規略，以雪
國耻，苟利社稷，死生以之，嶠雖怯劣，忝據一方，賴忠
賢之規，文武之助，君子竭誠，小人盡力，高操之士，被
禍而從，戎負薪之徒，匍匐而赴，命率其私，僕致其私，
杖人士之誠，竹帛不能載也，豈嶠無德而致之哉！士
稟義風，人感皇澤，且護軍庾公，帝之元舅，德望隆重，
率郭後軍趙龔三將，與嶠戮力，得有資憑，賞募之信，
明如日月，有能斬約，峻者，封五等侯，賞布萬疋，時陶
侃雖許自下，而未發復，追其督護龔登，嶠重與侃書

八編類纂 卷之三十一
日。僕謂軍有進而無退。宜增而不可減。近已移檄遠
近。言於盟府。尅後月半大舉南康建安晉安三郡軍
竝在路次。同赴此會。惟須仁公所統。至使齊進。仁公
今召軍還。疑惑遠近。成敗之由。將在於此。僕才輕任
重。實憑仁公篤愛。遠稟成規。至於首啓戎行。不敢有
辭。僕與仁公當如常山之蛇。首尾相衛。又唇齒之喻
也。恐惑者不達高旨。將謂仁公緩於討賊。此聲難追。
僕與仁公竝受方嶽之任。安危休戚。理既同之。且自
頃之顧綢繆往來。情深義重。著於人士之口。一旦有
急。亦望仁公悉衆見救。況社稷之難。惟僕偏當一州

州之文武。莫不翹企。假令此州不守。約峻樹置官長
於此。荆楚西逼。強胡東接。逆賊因之以饑饉。將來之
危。乃當甚於此州之今日也。以大義言之。則社稷顛
覆。主辱臣死。公進當爲大晉之忠臣。參桓文之義。開
國承家。銘之天府。退當以慈父雪愛子之痛。約峻凶
逆。無道囚制人士。裸其五刑。近日來者。不可忍見。骨
肉生離。痛感天地。人心齊一。咸皆切齒。今之進討。若
以石投卵耳。今出軍。旣緩復。召兵還。人心乖離。是爲
敗於幾成也。願深察所陳。以副三軍之望。峻時殺侃
子瞻。由是侃激厲。遂率所統。與嶠亮同赴京師。戎卒

六萬旌旗七百餘里鉦鼓之聲震於百里直指石頭
次于蔡州侃屯查浦嶠屯沙門浦時祖約據歷陽與
峻爲首尾見嶠等軍盛謂其黨曰吾本知嶠能爲四
公子之事今果然矣是時義軍屢戰失利嶠軍食盡
陶侃怒曰使君前云不憂無將士惟得老僕爲主爾
今數戰皆北長將安在荆州接胡蜀二虜倉廩當備
不虞若復無食僕便欲西歸更思良筭但今歲計殄
賊不爲晚也嶠曰不然自古成監師克在和光武之
濟昆陽曹公之援官渡以寡敵衆仗義故也峻約小
豎爲海內所患今日之舉決在一戰峻勇而無謀藉

驕勝之勢自謂無前今挑之戰可一鼓而擒也奈何
捨垂立之功設進退之計且天子幽逼社稷危殆四
海臣子肝腦塗地嶠等與公竝受國恩是致命之日
事若克濟則臣主同祚如其不捷身雖灰滅亦足以
謝責於先帝今之事勢義無旋踵騎猛獸安可中下
哉公若違衆獨返人心必沮沮衆敗事義旗將迴指
於公矣侃無以對遂留不去嶠於是創建行廟廣設
壇塲告皇天后土祖宗之靈親讀祝文聲氣激揚流
涕覆面三軍莫能仰視其日侃督水軍向石頭亮嶠
等率精勇一萬從白石以挑戰時峻勞其將士因醉

心者侃為
此言以試
嶠耶

突陣馬躡爲侃將所斬奮威長史滕舍抱天子奔于嶠船時陶侃雖爲盟主而處分規略一出於嶠及賊滅加散騎常侍封始安郡公導將留嶠輔政嶠以導先帝所任固辭還藩復以京邑殘荒資用不給嶠借資蓄具器用而後旋于武昌至牛渚磯水深不可測世云其下多怪物嶠遂燬犀角而照之須臾見水族覆火奇形異狀或乘馬車著赤衣者嶠夜夢人謂已曰與君幽明道別何意相照也意甚惡之嶠先有齒疾至是拔之因中風至鎮未旬而卒時年四十三

宋劉穆之

劉穆之字道民東莞莒人漢齊悼惠王肥後也劉裕克京城問何無忌曰急須一府主簿何由得之無忌曰無過劉道民裕曰吾亦識之卽馳信召焉時晉綱寬弛威禁不行盛族豪右負勢陵縱小民窮蹙自立無所重以司馬元顯政令違忤桓玄科條繁密穆之斟酌時宜隨方矯正不盈旬日風俗頓改裕西討劉毅以諸葛長民監留府總攝後事留穆之以輔之長民有異謀穆之曰公沂流遠伐而以老母稚子委節下若一毫不盡豈容如此邪意乃小安穆之亦厚爲之備謂所親曰貧賤常思富貴富貴必踐危機今日思爲

丹徒布衣不可得也。裕還長民被殺進穆之前將軍穆之內總朝政。外供軍旅斷決如流事無擁滯。

齊蔡興宗

蔡興宗字興宗豫章太守廓之子濟陽考城人也。竟陵王誕據廣陵爲逆事平興宗奉旨慰勞州別駕范羲與興宗素善在城內同誅興宗至廣陵躬自收殮致喪還豫舊墓上聞謂曰卿何敢故爾觸網興宗抗言答曰陛下自殺賊臣自莖故人旋旣犯嚴制政當甘於斧鉞耳帝有慚色廬陵內史周朗以正言得罪鑊付寧州親戚故人無敢瞻送興宗在直請急詣朗

別上知尤怒坐屬疾多日白衣領職尋左遷司空還爲廷尉累遷掌吏部時上方盛淫宴虐侮羣臣自江夏王義恭以下咸加穢辱惟興宗以方直見憚不被侵嫌大明末前廢帝卽位興宗親奉璽綬嗣主容色自若了無哀貌興宗出謂親故曰魯昭在戚而有嘉容終之以釁結六臣昭子請死國家之禍其在此乎義恭素性恇撓阿順法典常慮失旨聞興宗言輒戰懼無計先是大明世奢侈無度多所造立賦調煩嚴微役過苦至是發詔悉皆削除由此紫極殿南北馳道之屬皆被毀壞興宗於都坐慨然謂顏師伯曰先

帝雖非盛德。主要以道始終三年無改。古典所貴。今殞宮始徹山陵未遠。而凡諸制度興造。不論是非。一皆刊削。雖復禪代。亦不至爾。天下有識。當以此窺人。師伯不能用頃法。興見殺。尚之被繫。義恭師伯誅起。興宗爲南郡太守。行荊州事。不行時。前廢帝凶暴。興宗外甥袁顛爲雍州刺史。勸興宗行。興宗曰。吾素門平進。與主上甚疎。未容有患。宮省內外人不自保。會應有變。若內難得。弭外釁。未必可量。汝欲在外求全。我欲居內免禍。各行所見。不亦善乎。時京城危懼。衣冠咸遠徙。後皆流離逃難。百不一存。頃之除吏部尚

書太尉沈慶之深慮危禍。閉門不通賓客。嘗遣左右范羨詣興宗屬事。興宗謂羨曰。公閉門絕客。以避悠悠。請託耳。身非有求。何爲見拒。還造慶之慶之遣羨報命。要興宗令往。興宗因說之曰。先帝雖無功于天下。要能定平凶逆。在位十一年。以道晏駕。主上紹臨四海清謐。正是舉止違衷。小小得失耳。亦謂春秋尚富。進德可期。而比者所行人倫道盡。今所忌憚。惟在於公。百姓喁喁。無復假息之望。所繫正在公一人而已。若復坐視成敗者。非惟身禍不測。四海重責。皆有所歸。公威名素著。天下所服。今舉朝遑遑。人人危怖。

八編類集 卷之九
指麾之日。誰不景從。如其不斷。且暮禍及。僕在尚書中。自當率百僚。按前世故事。更簡明賢。以奉社稷。又朝廷所行。造民間。皆云公悉豫之。今若沈疑不決。當有先公起事者。公亦不免附從之禍。頃之慶之果。以見忌致禍。太宗定大事。是夜廢帝橫尸在太醫閣口。興宗謂尚書僕射王景文曰。此雖凶悖。要是天下之主。宜使喪禮粗足。若直如此。四海必將乘人時。諸方竝舉兵反。國家所保。惟丹陽淮南數郡。其間諸縣。或已應賊。東兵已至永世。宮省危懼。上集羣臣以謀成敗。興宗曰。今普天圖逆。人有異志。宜鎮以靜。以至信。

待人。比者逆徒親戚。布在宮省。若繩之以法。則土崩立至。宜明罪不相及之義。物情既定。人有戰心。六軍精勇。器甲犀利。以待不習之兵。其勢相萬耳。時殷琰據壽陽。為逆遣輔國將軍劉劬攻圍。四方既平。琰嬰城固守。上使中書為詔。譬琰興宗曰。天下既定。是琰思過之日。陛下宜賜手詔。數行以相私慰。今直中書為詔。彼必疑謂非真。此非所以速清方難也。不從。琰得詔。謂劉劬詐造。果不敢降。攻戰經時。久乃歸順。

北魏李元忠

李元忠。趙郡平棘人也。少厲志操。粗覽書史。及陰陽

術數有巧思元懌爲營明堂大都督引爲主簿遭母憂去任歸李魚川嘗亡二馬旣獲盜卽以與之孝莊時盜賊蠡起河清有五百人西戍還經南趙郡以路梗共投元忠奉絹千餘匹元忠唯受一匹殺五牛以食之遣奴爲導曰若逢賊但道李元忠遣如言賊皆舍避及葛榮起元忠率宗黨作壘以自保坐於大榭樹下前後斬違命者凡三百人賊至元忠輒却之葛榮曰我自山中至此連爲趙李所破則何以能成大事乃悉衆攻圍執元忠以隨軍賊平就拜南趙郡太守及莊帝崩元忠棄官潛圖義舉會高歡東出元忠

今有投刺
索刺者
效此

便乘露車載素箏濁酒以奉迎歡聞其酒容未卽見之元忠下車獨坐酌酒擘脯食之謂門者曰本言公招延雋傑今聞國士到門不能吐哺輟洗其人可知還吾刺勿復通也門者以告歡處見之引入觴再行元忠車上取箏鼓之長歌慷慨歌闋謂歡曰天下形勢可見明公猶欲事余未乎歡曰富貴皆由他安敢不盡節元忠曰非英雄也高乾邕兄弟曾來未是時高乾邕已見歡因結曰從叔輩粗何肯來元忠曰雖粗竝解事元忠慷慨流涕歡亦悲不自勝元忠進從橫之策深見嘉納又謂歡曰殷州小無糧仗不足以

濟大事。冀州大藩。若向冀州高乾。兄弟必爲明公主人。殷州便以賜委。冀殷合滄瀛。幽定自然弭從。惟劉誕黠。胡或當乖。拒然非明公之敵。歡急握元忠手而謝焉。時殷州刺史朱羽生阻兵據州。元忠聚衆與大軍禽斬之。歡卽令行殷州事。累遷太常卿。

北齊杜弼

杜弼中山曲陽人也。初杜弼作檄移梁朝曰。皇家垂統光配。彼天唯彼吳越。獨阻聲教。元首懷止戈之心。上宰薄兵車之命。遂解繫南冠。喻以好睦。雖嘉謀長筭。爰自我始。能戰息民。彼獲其利。戾景豎子。自生猜

貳。遠託關隴。依憑姦僞。逆主定君臣之分。僞相結兄弟之親。豈曰無恩。終成難養。俄而易慮。親尋干戈。釁暴惡盈。側首無託。以金陵逋逃之藪。江南流寓之地。甘辭卑禮。進熟圖身。詭言浮說。抑可知矣。而僞朝大小幸災忘義。主荒於上。臣蔽於下。連結姦惡。斷絕鄰好。徵兵保境。縱盜侵國。是以吳侵齊境。遂得句踐之師。趙納韓地。終有長平之役。矧乃鞭撻疲民。侵軼徐部。築壘擁川。舍舟徼利。是以援抱乘麾之將。拔距投石之士。含怒作色。如赴私讐。彼連營擁衆。依山傍水。舉螳蝦之斧。被蛄蟻之甲。當窮轍以待輪。坐積薪而

候燎及鋒刃纔交埃塵且接已亡戟棄戈土崩瓦解
掬指舟中衿甲鼓下周宗異姓縲紲相望曲直既殊
疆弱不等獲一人而失一國見黃雀而忘深窵侯景
以鄙俚之夫遭風雲之會位班三事邑啓萬家揣身
量分久當止足而周章向背離披不已彼乃授之以
利器誨之以慢藏使勢得容姦時堪乘便今見南風
不競天亡有徵老賊姦謀將復作矣然摧堅彊者難
爲功拉枯朽者易爲力拒此則作氣不足攻彼則爲
勢有餘終恐尾大於身踵麤於股偏彊不掉狼戾難
馴呼之則反速而釁小不徵則叛遲而禍大會應遙

望廷尉不肯爲臣自據淮南亦欲稱帝但恐楚國亡
獲禍延林木城門失火殃及池魚橫使江淮士子荆
揚人物死亡矢石之下大折霧露之中彼梁主者操
行無聞輕險有素射雀論功蕩舟稱力年旣老矣耄
又及之政散民流禮崩樂壞加以用舍乖方廢立失
所矯情動俗飾智驚愚毒螫滿懷妄敦戒業躁競盈
胸謬治清淨災異降於上怨譟興於下人人厭苦家
家思亂履霜有漸堅冰且至傳險躁之風俗任輕薄
之子孫朋黨路開兵權在外必將禍生骨肉釁起腹
心彊弩衝城長戈指闕徒探雀穀無救府藏之虛空

請熊踏詎延啓刻之命外崩中潰今實其時鷸蚌相
持我乘其弊方使駿騎追風精甲輝日四七竝列百
萬爲羣以轉石之形爲破竹之勢當使鍾山渡江青
蓋入洛荆棘生於建業之宮麋鹿遊於姑蘓之館但
恐革車之所躡輾劍騎之所蹂踐杞梓于焉傾折竹
箭以此摧殘若吳之王孫蜀之公子歸歎軍門委命
下吏當卽授客卿之秩特加驃騎之號凡百君子勉
求多福其後梁室禍敗皆如弼言

後周蘇綽

蘇綽字令綽武功人大統三年高歡督諸軍伐魏遣

司徒高昂趣上洛竇泰趣潼關歡軍蒲坂造三浮橋
欲渡河宇文泰軍廣陽謂諸將曰賊猗吾三面作浮
橋以示必渡此欲綴吾軍使竇泰得西入耳歡自起
兵以來竇泰常爲先鋒其下多銳卒屢勝而驕今襲
之必克克泰則歡不戰自走矣諸將咸欲分兵禦之
獨綽意與泰同遂併力拒竇泰擒之於潼關封美陽
縣伯泰方欲革易時政務行強國富人之道故綽得
盡其智能贊成其事減官員置二長并置屯田以資
軍國又爲六條詔書奏施行之其一先修心凡理人之
體當先理己心其二敦教化凡謂牧守令長各宜洗

心革意使百姓疊疊日遷於善其三盡地利及布種
既。勻。嘉。苗。須。理。麥。秋。在。野。蠶。停。於。室。若。此。之。時。皆。宜。
少。長。悉。力。男。女。併。功。若。揚。湯。救。火。寇。盜。之。將。至。然。後。
可。使。農。夫。不。失。其。業。蠶。婦。得。就。其。功。若。游。手。怠。惰。早。
歸。晚。出。者。則。正。長。牒。名。郡。縣。守。令。隨。事。加。罰。罪。一。勸。
百。此。則。明。宰。之。教。也。夫。爲。政。不。欲。過。碎。碎。則。人。繁。勸。
課。亦。不。容。太。簡。簡。則。人。怠。善。爲。政。者。必。消。息。時。宜。而。
適。煩。簡。之。中。其。西。擢。賢。良。夫。門。資。者。乃。先。世。之。爵。祿。無。
妨。子。孫。之。愚。瞽。刀。筆。者。乃。身。外。之。末。材。不。廢。性。行。之。
澆。僞。若。門。資。之。中。而。得。賢。良。是。則。策。騏。驥。而。取。千。里。

也。若門資之中而得愚瞽。是則土牛木馬形似而用。
非不可以涉道也。若刀筆之中而得志行。是則金相。
玉質。內外俱美。實爲人實也。若刀筆之中而得澆僞。
是則飾畫朽木。炫目一時。不可以克椽榱之用也。今。
之選舉者。當不限資蔭。唯在得人。苟得其人。自可起。
廝養而爲卿相。則伊尹傳說是也。而況州郡之職乎。
苟非其人。則丹朱商均雖帝王之胤。不能守百里之。
封。而況於公卿之胄乎。善官人者。必先省其官。官省。
則善人易充。善人易克。則事無不理。官煩則必雜。不。
善之人。雜不善之人。則政必有得失。非直州郡之官。

宜須善人。爰至黨族閭里正長之職，皆當審擇各得一鄉之選，以相監統。正長者，理人之基，基不傾者，上必安。其五恤獄訟，先王之制曰：與其害善，寧其利淫。其六均賦役財貨之生，其均不易，紡紝織績起於有漸，必須勸課使預管理，先時而備，至時而輸，故王賦獲供，下人無困。如其不預勸戒，臨時逼切，復恐稽緩以爲已過，捶扑交至，取辦目前，富商大賈緣茲射利，有者從之，貴買無者與之，舉息輸稅之人，於是弊矣。租稅之時，雖有大式，至於斟酌貧富差次，先後皆事起於正長，而繫之於守令。若斟酌得所，則政和而人

悅若。檢理無方，則吏姦而人怨，又差發徭役，令貧弱者或重徭而遠戍，富强者或輕使而近防，守令用懷如此，不存卹人之心，皆王政之罪人也。宇文泰甚重之，常置諸坐右，其牧守令長非通六條及計帳者，不得居官。綽性儉素，不事產業，家無餘財。綽常謂爲國之道當愛人，如慈父，訓人如嚴師。

後唐郭崇韜

郭崇韜，代州鴈門人也。晉兵圍張文禮于鎮州，久不下，而定州王都引契丹入寇。契丹至新樂，晉人皆恐欲解圍去。莊宗未決，崇韜曰：契丹之來，非救文禮爲

王都以利誘之耳。且晉新被梁軍，宜乘已振之勢，不可遽自退怯。莊宗然之，遂敗契丹。莊宗卽位，梁王彥章擊破德勝，唐軍東保楊劉。彥章圍之，莊宗登壘望見彥章，爲重塹以絕唐軍，意輕之，卽引短兵出戰。爲彥章伏兵所射，大敗而歸。莊宗問崇韜計安出，是時唐已得鄆州矣。崇韜因曰：「彥章圍我於此，其志在取鄆州耳。臣願得兵數千，據河下流，築壘於必爭之地，以應鄆州，爲名。彥章必來爭，旣分其兵，可以圖也。」然板築之功難卒就，陛下日以精兵挑戰，使彥章兵不得來，十日壘成矣。莊宗以爲然，乃遣崇韜將數千人。

夜行，所過驅掠，居人毀屋伐木，渡河築壘於博州東。晝夜督役六日，壘成。彥章果引兵急攻之，時方大暑，彥章兵斃死，及攻壘不克，所失大半，還趨楊劉。莊宗迎擊，大破之。康延孝自梁奔唐，先見崇韜，崇韜延之，臥內，盡得梁虛實。崇韜曰：「今大號已建，自河以北，人皆引首以望成功，而思休息，今得一鄆州，不能守而棄之，雖欲指河爲界，誰爲陛下守之？且唐未失德勝時，四方商賈，征輸畢集，薪芻糧餉，其積如山，自失南城，保楊劉，道路轉徙，耗亡大半，而魏博五州秋稼不稔，竭民而斂，不支數月，此豈按兵持久之時乎？」臣自

康延孝來盡得梁之虛實此真天亡之時也願分兵守魏固楊劉而自鄆州疾驅擣巢穴莊宗果于是夕渡楊劉從鄆州入襲汴州八日而滅梁莊宗推功賜崇韜鐵券拜侍中成德軍節度使依前樞密使莊宗與諸將以兵取天下而崇韜未嘗居戰陣徒以謀議居佐命第一之功效位兼將相遂以天下爲已任遇事無所回避而宦官伶人用事特不便也崇韜以爲然乃上書請立劉氏爲皇后崇韜素廉自從入洛始受四方賂遺故人子弟咸以爲言崇韜曰吾位兼將相祿賜巨萬豈少此卽今藩鎮諸侯多梁舊將皆主上

賴此一着

斬祛射鉤之人也今一切拒之豈無反側且藏于私室何異公帑明年天子有事南郊乃悉獻其所藏以佐賞給莊宗已郊遂立劉氏爲皇后崇韜累表自陳請依唐舊制還樞密使於內臣而并辭鎮陽優詔不允當崇韜用事自宰相豆盧革韋悅等皆傾附之崇韜父諱弘革卽因佗事奏改弘文館爲崇文館以其姓郭因以爲子儀之後崇韜遂以爲然其伐蜀也過子儀墓下馬號慟而去然崇韜盡忠國家有大略其已破蜀因遣使者以唐威德風諭南詔諸蠻欲因以綏來之可謂有志矣

後唐安重誨

安重誨應州人河南縣獻嘉禾一莖五穗重誨視之曰僞也答其人而遣之夏州李仁福進白鷹重誨却之明日白曰陛下詔天下毋得獻鷹鷄而仁福違詔獻鷹臣已卻之矣重誨出明宗陰遣人取之以入佗日按鷹于西郊戒左右無使重誨知也宿州進白兔重誨曰兔陰且狡雖白何爲遂卻而不白馬牧軍使田令方所牧馬瘠而多斃坐劾當死重誨諫曰使天下聞以馬故殺一軍使是謂貴畜而賤人令方因得減死其盡忠補益亦此類然輕信韓攻之譖而絕錢

鏐之臣徒陷彥溫於死而不能去潞王之患李嚴一知而知祥貳仁矩未至而董璋叛錢鏐據有兩浙號兼吳越而王自梁及莊宗常異其禮以羈縻臣屬之而已明宗卽位鏐遣使朝京師寓書重誨其禮慢重誨怒未有以發乃遣其嬖吏韓攻副供奉官烏昭遇復使於鏐而攻恃重誨勢數凌辱昭遇因醉使酒以馬箠擊之鏐欲奏其事昭遇以爲辱國固止之及攻還返譖於重誨曰昭遇見鏐舞蹈稱臣而以朝廷事私告鏐昭遇坐死御史獄乃下制削奪鏐官爵以太師致仕於是錢氏遂絕於唐矣潞王從珂爲河中節

天計

度使重誨以謂從珂非李氏子欲陰圖之從珂閱馬
黃龍莊其牙內指揮使楊彥溫閉城以叛從珂遣人
謂彥溫報曰彥溫非叛也得樞院宣請公趣歸朝廷
耳從珂走虞鄉馳騎上變明宗欲究其所以乃遣殿
直都知范溫以金帶襲衣金鞍勒馬賜彥溫拜彥溫
絳州刺史以誘致之重誨固請用兵明宗遣侍衛指
揮使藥彥稠討之而戒曰爲我生致彥溫吾將自訊
其事彥稠希重誨旨斬彥溫以滅口重誨稱賀明宗
大怒曰朕家事不了卿等不合致賀從珂罷鎮居清
化里第重誨數諷宰相言從珂失守宜得罪馮道因

白請行法明宗怒曰吾兒爲姦人所中事未辯明公
等出此言是不欲容吾兒人間邪已而捧聖都軍使
李行德十將張儉告變言樞密承旨李虔徽語其客
邊彥溫云重誨私募士卒繕治兵器欲自伐吳又與
相者交私明宗以問重誨重誨惶恐請究其事光業
至從璋率兵圍重誨第入拜于庭重誨降而答拜從
璋以搃擊其首重誨妻走抱之而呼曰令公死未晚
何遽如此又擊其首夫妻皆死流血盈庭從璋檢責
其家貲不及數千緡而已明宗下詔以其絕錢鏐致
孟知祥董璋反及議伐吳以爲罪并殺其二子

後晉桑維翰

桑維翰字國僑河南人也敬瑭自太原徙天平不受命而有異謀以問將佐將佐皆恐懼不敢言獨維翰與劉知遠贊成之因使維翰爲書求援於契丹耶律德光已許諾而趙德鈞亦以重賂啖德光維翰爲陳利害甚辯德光意乃決卒以滅唐而興晉維翰之力也吐渾白承福爲契丹所迫附鎮州安重榮以歸晉重榮因請與契丹絕好用吐渾以攻之高祖重違重榮意未決維翰上疏言契丹未可與爭者七高祖召維翰使者至臥內謂曰北面之事方撓吾胸中得卿

此疏計已決矣可無憂也出帝卽位召拜侍中而景延廣用事與契丹絕盟維翰言不能入乃陰使人說帝曰制契丹而安天下非用維翰不可乃出延廣於河南拜維翰中書令復爲樞密使封魏國公契丹屯中渡破欒城杜重威等大軍隔絕維翰曰事急矣乃見馮玉等計事而謀不合又求見帝帝方調鷹於苑中不暇維翰退而歎曰晉不血食矣自契丹與晉盟始成於維翰而終敗於景延廣故自兵興契丹所書檄未嘗不以此兩人爲言是夜彥澤使人縊殺之以帛加頸告德光曰維翰自縊德光曰我本無心殺維

翰維翰何必自致

元郝經

郝經字伯常澤州人憲宗二年世祖以皇弟開邸金蓮召經經上數十事大悅遂留王府是時連兵於宋憲宗入蜀命世祖總統東師經從至濮經聞憲宗在蜀師久無功進東師議其略曰國家用兵一以國俗爲制而不師古不計師之衆寡地之險易敵之強弱必合圍把稍獵取之若禽獸然聚如丘山散如風雨迅如雷電捷如鷹鷂鞭弭所屬指期約日萬里不忒得兵家之詭道而長於用奇自渭河之戰乘勝下

此用奇正想見一時方略

燕雲遂引兵而去似無意於取者既破回鶻滅西夏乃下兵關陝以敗金師然後知所以深取之是長於用奇也既而爲鞏腹之舉由金房繞出潼關之背以攻汴爲擣虛之計自西和徑入石泉威茂以取蜀爲示遠之謀自臨洮吐蕃穿徹西南以平大理皆用奇也夫攻其無備出其不意而後可以用奇豈有連百萬之衆首尾萬餘里欲齧其臍而蔽其目如是用奇乎其初以奇勝也關隴江淮之北平原曠野之多而吾長於騎故所向不能禦兵鋒新銳民物稠夥擁而擠之郡邑自潰而吾長於攻故所擊無不破是以用

竒而勝今我之乘險以用竒則難彼之因險以制竒則易況於客主勢懸蘊蓄情露無虜掠以爲資無俘獲以備役以有限之險雖有竒謀秘略無所用之所謂強弩之末不能射魯縞者也爲今之計西師旣構猝不可解如兩虎相鬪猝入于巖阻見之者辟易不暇又焉能以理相諭使之逡巡自退彼知其危竭國以并命我必其取無由以自悔兵連禍結何時而已殿下宜遣人稟命於行在所大軍歷境遣使諭宋示以大信令降名進幣割地納質彼必受命姑爲之和偃兵息民以全吾力而圖後舉稟命不從殿下之義

盡而後進吾師重慎詳審不爲躁輕飄忽爲前定之謀而一之以正大假西師以爲竒而用吾正北師南轅先示恩信然後閱實精勇別爲一軍爲帳下之卒舉老成知兵者俾爲將帥更直宿衛以備不虞其餘師衆各畀戾伯使吾府大官元臣分師總統爲戰攻之卒其新入部曲雖名爲兵其實役徒者使沿邊進築與敵郡邑犬牙相制爲屯戍之卒推擇單弱究竟逃匿編葺部伍使聞望重臣爲之撫育總押近裏故屯爲鎮守之卒使掣肘之計不行妄意之徒屏息內外備禦無有缺綻則節制以進旣入其境敦陳固列

緩爲之行彼善於守而吾不攻彼恃城壁以不戰老
吾吾合長圍以不攻困彼吾用吾之所長彼不能用
其長選出入便利之地爲久駐之基示必取之勢毋
焚廬舍毋傷人民開其生路以攜其心亟肄以疲多
方以誤以弊其方兵勢旣振蘊蓄旣見則以輕兵掠
兩淮杜其樵採而遏其糧路使血脈斷絕各守孤城
示不足取卽進大兵直抵于江沿江上下列屯萬竈
號令明肅部曲嚴整首尾締構各具舟楫聲言徑渡
彼必震疊自起變故蓋彼之精銳盡在兩淮江面濶
越恃其巖阻兵皆柔脆用兵以來未嘗一戰焉能當

我百戰之銳一處崩壞則望風皆潰肱髀不續外內
限絕背者不能返而面者不能禦水陸相擠必爲我
乘先是我嘗有荆襄有淮甸有上流皆自失之今當
從彼所保以爲吾攻命一軍出襄鄧直渡漢水造舟
爲梁水陸濟師以輕兵綴襄陽絕其糧路重兵皆趨
漢陽出其不意以伺江隙不然則重兵臨襄陽輕兵
捷出穿徹均房遠叩歸峽以應西師如交廣施黔選
鋒透出夔門不守大勢順流卽并兵大出摧拉荆郢
橫潰湘潭以成犄角一軍出壽春乘其銳氣并取荆
山駕淮爲梁以通南北輕兵抄壽春而重兵支布於

鍾離合肥之間。掇拾湖濼。奪取關隘。據濡須。塞皖口。南入舒和。西及於蘄黃。徜徉恣肆。以覘江口。烏江采石。廣布戍邏。偵江渡之險易。測備禦之疏密。徐爲之謀。而後進師。所謂潰兩淮之腹心。抉長江之襟要也。一軍出維揚。連楚蟠。且蹈跨長淮。鄰我強對。通泰海門。揚子江面。密彼京畿。必皆備禦堅厚。若遽攻擊。則必老師費財。當以重兵臨維揚。合爲長圍。示以必取。而以輕兵出通泰。直塞海門。瓜步。金山。柴墟。河口。游騎上下。吞江吸海。竝著威信。遲以月時。以觀其變。是所謂圖緩持久之勢也。三道竝出。東西連衡。殿下或

處一軍爲之節制。使我兵力常有餘裕。如是則未來之勢變。或可弭也。議者必曰。三道竝進。則兵分勢弱。不若併力一向。曾不知取國之術。與爭地之術。異併力一向。爭地之術也。諸道竝進。取國之術也。昔之混一者。皆若是矣。晉取吳。則六道進。隋取陳。則九道進。宋之於南唐。則三面皆進。未聞以一旅之衆。而能克國者。或者有之。僥倖之舉也。豈有堂堂大國。師徒百萬。而爲僥倖之舉乎。開憲宗崩。召諸將屬議。經復進。議曰。國家自平金以來。惟務進取。不遵養時。晦老師費財。卒無成功。三十年矣。舉天下兵力。不能取一城。

情見勢屈則我竭彼盈又何俟乎彼既上流無虞呂
文德已并兵拒守知我國疵鬪氣自倍如遇截於江
黃津渡邀遮于大城關口塞漢東之石門限郢復之
湖灤則我將安歸無已則突入江浙擣其心腹聞臨
安海門已具龍舟則已徒往還抵金山并命求出豈
無韓世忠之儔且鄂與漢陽分據大別中挾巨浸號
爲活賊肉薄骨并而拔之則彼委破壁孤城而去泝
流而上則入洞庭保荆襄順流而下則精兵健櫓突
過澣黃米易遏也區區一城勝之不武不勝則大損
威望復何俟乎今事急不可不斷也宋人方懼大敵

自救之師雖則畢集未暇謀我第吾國內空虛諸姦
各持兩端觀望所立莫不覬覦神器染指垂涎一有
狡焉或起戎心先入舉事腹背受敵大事去矣且阿
里不哥已行赦令行皇帝事矣雖大王素有人望且
握重兵獨不見金世宗海陵之事乎若彼果決稱受
遺詔便正位號下詔中原行赦江上欲歸得乎昨奉
命與張仲一觀新月城締構重複必不可攻祇有許
和而歸耳斷然班師亟定大計銷禍於未然先命勁
兵把截江面與宋議和置輜重以輕騎歸渡淮乘驛
直造燕都則從天而下彼之姦謀僭志冰釋瓦解遣

此宋一机
會也惜乎
無人

館之真州
又不報皆
非待使人
休

一軍逆蒙哥罕靈輿收皇帝璽遣使召旭烈阿里不
哥摩哥及諸王駙馬會喪和林差官於汴京京兆成
都西涼東平西京北京撫慰安輯召真金太子鎮燕
都示以形勢則大寶有歸而社稷安矣會宋守帥賈
似道亦遣間使請和廼班師明年世祖即位以經為
翰林侍讀學士克國信使使宋告即位且定和議仍
敕沿邊諸將毋鈔掠經至宿州遣副使劉仁傑請入
國日期不報遺書宰相及淮帥李庭芝庭芝復書果
疑經而賈似道方以卻敵為功恐經至謀泄竟館經
真州經乃上表宋主曰願附魯連之義排難解紛豈

知唐儉之徒欵兵誤國又數上書陳戰和利害且請
入見及歸國皆不報驛吏棘垣鑰戶晝夜守邏欲以
動經經不屈經待下素嚴又久羈困下多怨者經諭
曰嚮受命不進我之罪也一人宋境死生進退聽其
在彼我終不能屈身辱命汝等不幸宜忍以待之我
觀宋祚將不久矣居七年從者怒鬪死者數人經獨
與六人處別館又九年丞相伯顏奉詔南伐帝遣中
都海牙及經弟郝庸入宋問執行人之罪宋懼遣總
管段佑以禮送經歸賈似道之謀既泄尋亦竄死經
歸道病帝敕尚醫近侍迎勞賞賚有差秋七月卒謚

八編類纂 卷之三
文忠明年宋平

曰醫受命不義非之罪也一人宋武派主並與離共
種醫醫不醫醫計不素識又入譚困不交醫者醫
人原又難因醫不辨醫吏棘武餘只畫外守嚴治以
味專愈之非焚兵斯因又樓土書刺譚味降言且請

八編類纂卷之一百九十二

右編

相類

相

漢成帝初
師位中書
誦者令不
顯徒為中
太僕不復
典權前類
貴幸時亦
相匡衡御
身大夫張
譚皆阿附
顯不敢言
至是衡譚

丞相衡御史大夫譚位三公典五常九德以總方略
壹統類廣教化美風俗為職知中書謁者令顯等專
權擅執大作威福縱恣不制無所畏忌為海內患害
不以時白奏行罰而阿諛曲從附下周上懷邪迷國
無大臣輔政之義皆不道在赦令前赦後衡譚舉奏
顯不自陳不忠之罪而反揚著先帝任用傾覆之徒

乃奏顯赫
惡請免顯
等司謀校
尉王尊於
是劾奏

既已舉奏
又復彈之
漢法嚴而
曾立朝可
謂誠

唐武后時
元忠為御

大夫檢
太子左
太子司
閣學士
章事袁楚
容上書規
之

妄言百官畏之甚於主上卑君尊臣非所宜稱大失
臣體又正月行幸曲臺臨饗罷衛士衡與中二千石
大鴻臚賞等會坐殿門下衡南鄉賞等西鄉衡更為
賞布東鄉席起立延賞坐私語如食頃衡知行臨百
官共職萬眾會聚而設不正之席使下坐上相比為
小惠於公門之下動不中禮亂朝廷爵秩之位衡又
使官大奴入殿中問行起居還言漏上十四刻行臨
到衡安坐不變色改容無怵惕肅敬之心驕慢不謹
皆不敬王尊劾丞相
匡衡等奏

安天下者先正其本本正則天下固太子天下本譬
之大樹無本則枝葉零悴國無太子朝野不安儲君
有次及之勢故師保教以君人之道用蘊崇其德本
所以重天下也今皇子既長未定嫡嗣是天下無本
天下無本猶樹而亡根枝葉何以存乎願君侯以清
宴之間言于上擇賢而立之此安天下之道曠而不
置朝廷一失也女有內則男以外傳豈相濫哉幕府
者丈夫之職今公主並開府置吏以女置男職所謂
長陰抑陽而望陰陽不愆風雨時若得乎朝廷二失
也今緇衣半道不本行業專以重寶附權門昔之賣
官錢入公府今之賣官錢入私家以茲入道徒為游

食此朝廷三失也今倡優之輩遂授以官輕朝廷亂
正法人君無私私怒害物私賞費財况私人以官乎
此朝廷四失也賢者邦國之光任之致治有司選士
非賄卽勢上失天心下遺人望非爲官擇吏乃爲人
擇官此朝廷五失也闒豎者給官掖掃除事古以奴
隸畜之中古以來大道乖喪疏賢哲親近習乃委之
以事授之以權故豎刁亂齊君側之人衆所畏懼所
謂鷹頭之蠅廟垣之鼠今闒豎縮青紫耗府藏此朝
廷六失也今公主所賞傾庫府所造皆官供夫爲君
所以養人非以害人今外戚不助養而反害之此朝

八類西

廷七失也先王欲人治必選材欲人安必省事人有
樂君共之君有樂人慶之如此則上下無間而均一
體也今天下困窮州牧縣宰非以選進割剝自私是
下有憂而上不恤也而更員外置官夫人情自以員
外吏恐下不已畏也必峻法懼之恐財不已奉也必
枉道奪之欲不亂可得哉古語有之十羊九牧羊旣
不得食人亦不得息此朝廷八失也政出多門大亂
之漸近封數夫人而令出入禁掖弄君之法縱而不
禁此朝廷九失也不以道事其君者所以危天下也
危天下之臣不可不逐安天下之臣不可不任今有

引鬼神執左道以惑主者而據非才之地食非德之
祿此朝廷十失也君侯不正誰與正之袁楚客規宰相魏元忠書
孔子曰大臣不可不敬也是人之表也邇臣不可不
慎也是人之道也表傾則影曲道僻則行邪若大臣
邇臣可以受財則庶長宋察孰為不可朝廷取之於
方鎮方鎮復取之於州州取之於縣縣取之於鄉鄉
將安取哉是皆出於疲人之肝腦筋髓耳自大盜猾
夏耗斲生人天下常屯百萬之師坐受衣食農夫桑
婦凍而織餒而耕殫力悉死以供十倍之賦日日引
頸望覩昇平之化惠恤之恩凡四十九年矣荐屬多

故有加無瘳持利權食厚祿者當憂隱忸怩憫愧黎
庶而又交通私賄扇起貪風是令已困之昨重遭過
分之擾陛下常以為鞭靴之類受亦無妨若使天下
受賄唯有三四宰臣四方誅求止於鞭靴細物行之
不足以傷化絕之不足以利人則臣固已微抑私心
將順睿旨矣若使國家致理必資饋遺通情辭之足
以失天下之心受之足以濟天下之務則臣固亦不
避汚行助成聖功矣臣所以未敢奉詔冒昧塵煩者
審知此道不唯無益必有甚損故也陸贄論輔臣不當受諸道饋遺
唐太宗與房魏王陸輩議事十數往返歸當而後已

八
卷之三

宰相言此
心諫官敢
不盡力

故能成太平李絳欲論采擇一事同列李吉甫曰此
嗜慾間事難言從他諫官上疏絳曰此難事豈可推
與諫官且君為元首臣為股肱何事而不可論也管
仲曰大臣持祿而不敢諫小臣畏罪而不敢言此害
霸也然則自古諫諍乃大臣之任不獲已而後至於
言責之人馬遵論諫諍
乃大臣之任

臣伏見近降指揮今後傳宣除依得法律賞罰外餘
並仰中書樞密及所屬官司執奏今月十八日一日
之中內臣無名改轉者凡五六人俱是過恩不合法
律中書樞密院大臣並不執奏臣竊謂陛下近降指

揮可謂萬世法曾未一月而大臣輒廢不行大臣在
陛下左右號稱執政而廢法如此欲法行四方安可

得哉

范鎮論二府當執
奏傳宣內臣轉官

臣前日蒙賜金五十兩并銀合臣以所賜過厚尋問
未昭陵禮儀使范鎮知舊例所不敢當受遂具奏臣
乞許令回納伏蒙聖慈特降中使宣諭令受仁宗皇
帝天性寬仁承宗廟餘烈府庫充實身雖節儉而好
施人羣臣左右貪求恩惠賜予之例因茲寢廣府庫
之積日益減耗不幸又於五年之中再遭大喪左藏
右藏奉宸等庫率皆空竭當此之時舊例所有猶宜

新類集 卷之三
五
鑄減以救其弊况可以例外橫賜無功之人乎昔陛下以國用不足之故永厚陵猶遵遺制比永昭陵事今陛下賞賜羣臣之物乃更多於永昭陵之時臣雖小人無知亦安能循此理而自安乎司馬光辭賜金
臣伏觀宰臣曾公亮等奏以河朔菑沴調用繁冗欲望將來大禮畢兩府臣寮更不賜銀絹奉聖旨送學士院取旨議者或以爲兩府所賜無多納之不足以富國而於待遇大臣之禮太薄頗爲傷體臣愚竊以爲不然凡宣布惠澤則宜以在下爲先樽節用度則宜以在上爲始今欲裁損諸費不先於貴者近者則

踈遠之人安肯甘心而無怨乎必若爲臣有大勲於天下雖錫之山川土田附庸何爲不可若止因郊禮陪位而受數百萬之賞臣竊有所不安矣臣前所謂賞賜無節者此亦其一也雖臣下不辭猶應裁減况其自辭裁之何損乎儻若但務因循姑息度日欲裁損乘輿供奉之物則曰減於制度大爲削弱非所以華國欲裁損大臣無功之賞則曰所減無多虧傷大臣非所以養賢欲裁損羣下浮冗之費則曰人情不悅恐致生事非所以安衆如此則是國用永無可省之日下民永無蘇息之期必至涸竭窮極然後止也

文臣自大兩省以上武臣及宗室自正任刺史以上
內臣自押班以上將來大禮畢所賜並宜減半俟他
年豐稔自依舊制其文武朝臣以下一切更不減似
為酌中

司馬光論宰
臣辭免郊賜

臣於仁宗天聖末初忝名第自絳州通判回召試館
職臣以不善作賦尋會免試只求外任朝廷特令試
以策論自後登制科人亦以為例慶曆二年契丹以
嬖書遣使欲復關南舊地朝廷差臣報聘其時初知
制誥兩次於北界往來其契丹自要割地朝廷自許
和親二事皆行罷議只添歲與之物還時朝廷使議

行賞臣累曾面告仁宗臣昨奉使只為邊防久廢武
備是致於虜帳前不敢以死力爭深恐激起干戈朝
廷全無枝梧大成邊患遂且量增金帛以為疑兵之
計爾即未是久長之策臣不足為功乞不行賞臣若
受賞乃是臣安穩朝廷之心他日契丹復有渝盟必
誤國家大計是因臣受賞而致也惟望朝廷急修武
備急選將帥俟其有隙因而弔伐以雪今日邀盟之
恥仁宗不納須欲與臣推恩初授臣禮部員外郎樞
密直學士累表辭之數月又授臣翰林學士亦累表
辭之其時已有數人近侍臣察妄指他事讒臣奉使

六續類纂 卷三十一
不了乞斬於都市。次年三月中又與賈昌朝並命昌朝以館伴授參知政事。臣以奉使授樞密副使。臣力持前說。累章懇辭而罷。至七月再授臣樞密副使。臣更不會上章直携所降綸誥上殿。又敘前懇面辭。仁宗從之。遣中使送綸誥於中書而罷。臣恐恩命未已。因累乞外任不允。八月中復授臣樞密副使。上次日臨朝傳宣諭得象等曰。富某堅不肯以奉使爲功。云恐久遠誤事。今來誥詞中尚說奉使。必又不受。不如更不敘此一節。但只作朝廷特命。必然難辭。今誥中已落下奉使一事。但請觀之。臣退而展讀。誠如得象

等所說。臣知必不可辭。遂勉而受之。然自此讒言愈起。日甚一日。其所讒者盡是竊弄威權。惑亂朝廷。謂臣欲謀廢立。以至使其黨學臣等三兩人所書字體。僞寫作臣等往復簡帖。商量廢立之事。又別使人繳進。此所以取仁宗必信之謀也。臣其時恐懼如坐燃薪之上。自亦不敢安于其位。若便求退。必亦不許。遂與參知政事范仲淹竊議云。吾輩上爲朝廷盡忠竭節。而爲羣讒陷害如此。深切未顧一身性命。各且保取家族。但求得一事出去。避此謗陷。他輩得進。則自然消息。仲淹深以爲然。臣卽因保州軍亂。乃堅乞得

河北宣撫仲淹亦得宣撫河東陝西兩路遂各出使約數月果然仲淹就知邠州臣就差知鄆州兼西路安撫使相次會臣一相識秘閣校理石介病死於兗州又有人讒臣怨望朝廷石介詐死却是富某密使入北虜結連起兵富某欲以安撫司一路兵用之則朝廷危即日遂罷臣安撫使在鄆州逾二年移臣知青州亦兼東路安撫使讒者自知北兵無驗又別讒臣云北虜結連不起富某却遣石介往登萊州結連金坑無賴凶惡數萬人欲舉兵爲辭朝廷以至累遣本路監司相度擬發石介墓以觀其死之虛的兼當

時所遣之官至今猶有在者所造終無成而罷久之河北水災其流民盡來京東界內臣青州安撫部下尤多朝廷以臣粗魯安卹遂以爲勞授臣禮部侍郎臣以此事是安撫使本職累上章辭懇不拜不久齊州兩營禁兵謀叛欲應貝州城下有隔路密來告臣且云竊發有日其時適會一中使張從訓來青州幹當臣以事急遂權牒本官及密牒齊州尋皆捕獲推究斬配百人朝廷又以爲勞再授臣禮部侍郎臣復用前懇累上章不拜在中書爲首相丁母憂歸西京持服仁宗五遣中貴人及御藥院使詔臣起復臣每

次瀝懇不拜願滿三年之制終免起復之行英宗朝
臣作樞密使以足疾假滿求解樞職凡二十餘章始
遂所請乃除授右僕射使相判河陽臣以恩澤太厚
又上八章方只減罷僕射而使相依舊洎至河陽踰
年陛下卽位臣又累表乞免使相伏蒙聖慈曲賜
允許又蒙兩次授臣集禧觀使欲令且在左右陛下
此意於臣尤爲優絕臣以久病及事體未便瀝懇辭
免皆蒙矜允各許歸藩此以上所陳辭避三朝恩寵
並是辭而得允者方敢敘述其不得允者

恩命以
辯讒謫

高弼論述
前後辭免

本朝故事每當視朝上有丞弼朝夕奉事下有臺諫
更迭進見內有兩省侍從諸司官長以事奏稟外有
監司郡守走馬承受辭見入奏凡所以爲上耳目者
其衆如此然至於事有壅蔽猶或不免自今太皇太
后陛下皇帝陛下垂簾以來每事謹重羣臣對於前
者唯有執政及臺諫官而已然天下之是非可否既
決於執政陛下欲於執政之外特有所聞者又獨有
臺諫數人而已臣觀今日臺官三員諫官二員其間
非執政私人特出聖意所用者又不過一二人陛下
試取此五人言行之實而諦聽之則其邪正向背概

八續類纂
可見也

蘇轍論執政
自擇臺諫

自昔人臣居重位秉大權者雖或遇知於明君未必不致疑於庸主雖取信于君子或不能不見忌於小人同類懷其恩未必無以召異已者之怨國人欽其行未必有以服夷狄之情一時賴其功或見絀于後世之公議而侯也托以孤幼而弗疑雖劉禪之庸亦舉國聽之而弗忌不惟公琰文偉諸賢盡心而爲之用雖楊儀魏延之悍戾亦皆捐軀効命而弗辭不惟器能受任者競勸以答其知雖流徙廢放之徒亦沒身懷思而弗怨不惟舉國信之當時尊之而瀟夷之

約束沔陽之廟祀至於今不廢侯何以得此哉曰開誠心布公道而已誠之與公天地有不能違而况于

人乎

真德秀上
丞相書

貞觀之初未有令僕于時省務繁雜倍多於今而左丞戴胄右丞魏徵並曉達吏方質性平直應彈舉無所回避陛下又假以恩慈自然肅物百司匪懈抑此之由及杜正倫續任右丞頗亦厲下比者綱維不舉並爲勲親在位器非其任功勢相傾凡在官僚未循公道雖欲自強先懼囂訥所以郎中予奪惟事咨稟尚書依違不能斷決或糾彈聞奏故事稽延

劉洎論
左右丞

相宜特加精簡

臣嘗讀唐書見文宗每開延英召大臣論事必命起居郎起居舍人執筆於殿堦螭頭之側以紀時政故文宗一朝實錄稍為詳備至後唐明宗亦命端明殿學士及樞密直學士輪修日曆旋送史館近世已來此事都廢每季雖有內庭日曆樞密院抄錄送付史館所記者不過對見辭謝而已帝王言動莫得而書亦緣宰相以漏洩為虞無因肯說史官以踈遠是隔何由得聞徒虛著撰之心難紀憂勤之德伏望今後凡有裁制之事優卹之恩發自宸衷合書簡冊者並

委宰相及參知政事每月輪次抄錄送付史館以憑

修撰日曆臣蒙乞委宰相執抄錄言勅送付史館

臣伏見自來兵機公事全委密院今邊鄙多故不同往時若無更張必有敗闕况事于治亂執政豈可不知文武二途自古一致臣竊觀周史宰相魏仁浦曾兼樞密使國初范質王溥亦以宰相參知樞密院事臣今欲乞依故事亦令宰相兼樞密使所貴同心協力各無猜嫌共議安邊必能集事高麗乞令宰相兼樞密使臣伏見周制冢宰制國用唐宰相兼鹽鐵轉運使或判戶部或判度支然則宰相制國用從古然也今中

書主民樞密院主兵三司主財各不相知故財已匱而樞密院益兵不已民已困而三司取財不已中書視民之困而不知使樞密減兵三司寬財以救民困者制國用之職不在中書也而欲陰陽和風雨時家給人足天下治安不可得也欲乞使中書樞密院通知兵民財利大計與三司量其出入制爲國用范鎮乞中書樞密院通知兵民財利

在等准今月八日中書劄子奉聖旨今後舍人院不得申請改除文字切以爲舍人者陛下近臣以典掌詐命爲職除改乃其職事所當參審若詞頭所批事

情不盡而不得申請則是舍人不得復行其職事而事無可否一聽執政所爲自非執政大臣欲傾側而

爲私則立法不當如此

王安石論舍人不得申請除改文字

仲淹弼是陛下特出聖意自選之人初用之時天下已皆相賀然猶竊謂陛下既能選之未知用之如何爾及見近日特開天章從容訪問親寫手詔督責丁寧然後中外喧然既驚且喜臣所慮者仲淹等所言必須先絕僥倖因循姑息之事方能救數世之積弊如此等事皆外招小人之怨怒不免浮議之紛紜而姦邪未去之人亦須時有讒沮若稍聽之則事不成

矣。臣謂當此事初，尤須上下叶力。凡小人怨怒仲淹等，自以身當浮議姦讒，陛下亦須力拒待其久而漸定，自可日見成功。歐陽修乞力拒浮議終責任范仲淹等

今西寇雖已請盟而戎心不可倚信，琦等素習兵事，上下之情通浹，今盡還朝，新帥鄭戩山川之險易未知，軍旅之部伍未練，若賊乘我機便，忽有奔突，必難制禦。此所以宜一留於外也。曰皆留在邊者，此沮抑之論也。惡琦仲淹者在於陛下前，百般毀短之，陛下必不信矣。若稱其材德而言陛下不得不疑也，必謂仲淹等威名已著，羗戎畏甚，今將去邊，必有侵擾。臣

謂不然。仲淹作招討使，羗戎既畏其威名，今在樞府正議兵謀，其畏必甚矣。若謂關中民情素所倚賴，今既還朝，眾所失望。臣又謂不然。在陝西民既倚賴，今在樞府必陳利病而行之，所賴者愈大。蔡襄乞令韓琦范仲淹更

任內外事

臣曾上言兩府臣僚遷官太頻，恐失天下之望，乞陛下聽其辭避以成其美，未蒙采納。臣非憎此數人嫉其遷官，乃是欲全其令名，使之輔佐陛下，重惜大柄耳。先帝親選聖明，傳以天下，今陛下乃歸功大臣，臣固知其人必不敢當也。借使當日實曾贊成先帝聖

知體

人臣不可
無識

意乃是欲安宗廟社稷若今日受賞則是預邀非常
之福罪孰大焉然則陛下賞之是掩其盡忠之心使
為徇利之人何榮之有高馬光乞聽兩
府辭避遷官
臣在河陽於七八月間東有人自京師來北有人自
河朔來亦有南自蔡許西自陝洛來者皆云公以病
求解使相章奏頻切上將許之却為上盡疑今之兩
府大臣復欲用公入相公既未能步趨拜起則必召
公作宮觀使且留都下以備訪問時政得失臣輒每
問來者此皆朝廷大機宜大除拜理當至密外人何
由得知來者則云此固不可得而知也臣雖聞此說

然終之不信以謂陛下必不如此既而傳聞韓琦文
彥博陳升之郭逵相次皆求罷免又非備禮並有必
去之意以至侍從及主兵之人各有去位之意其未
求去者非欲不去蓋為求去者已多未敢有求爾雖
勉強且住誰復更肯盡心乎今又蒙差臣克集禧觀
使盡如兩月前四方傳來之語都無小異如何使臣
不信哉陛下必欲解其疑使之附而信莫若罷臣新
命推誠以待諸人必若其間有難久留者則當徐圖
去就所貴事體兩全况韓琦以下七人盡是兩朝顧
命大臣各有忠義之心豈宜輕議出處以招天下之

論哉臣若貪冒恩寵便爲觀使優游輦下醫藥尤便
亦無一郡之責於臣之幸天下無比然却有所大不
便者何哉臣若遂居觀職陛下雖都不遣中使傳宣
撫問京師四方之人亦疑日有使至也雖或遣使只
是問疾而都不問及他事京師四方之人亦疑凡百
朝政皆來問臣也臣又聞陛下詢訪太多聽信太雜
因而小人各有希望之心無所不說說者既衆是非
溷淆此說已行他說又奪展轉相效無有紀極當密
臣伏觀近日命趙高爲安南招討使李憲爲之副外

拜大臣
當密

議紛紛皆云不自二府此非陛下擇才之明亦必與
大臣商議又曰憲所陳請多不經由二府徑批聖語
下招討司此果有之乎乞除命大臣臺諫之外事無
巨細非經二府者不得施行其乞不下兩府者悉傳
以法其大臣或可疑若不堪其任者速令罷免如二
府之論或有異同陛下總覽其成裁斷其可而後行

蔡承禧論除
授當經二府

臣近奉聖旨撰賜文彥博呂公著今後入朝免拜詔
書又准內降指揮撰不允彥博辭避免拜批答臣謹
按禮經八十拜君命一坐再坐所謂拜君命者傳命

而拜非朝見也。然且不免。周天子賜齊威公胙，曰：伯父耄老，無下拜。公曰：天威不遠，顏咫尺，下拜登受。所謂無下拜者，拜於堂上，非不拜也。然且不敢。鍾繇以足疾乘車就坐，疑若不拜，然亦無明文。君前乘車，豈足爲法？而馬燧延英不拜，蓋是臨時優禮。無今後遂不復拜之文。祖宗舊例，如呂端之流，以老病進對，亦止於臨時。傳宣不拜，今令彥博公著今後免拜指麾。自是朝廷優賢貴老，度越古今，無可議者。但臣是有所司，合守典禮，兼恐彥博公著終不敢當，以臣愚見，不若允其所請。若聖恩優閔老臣，眷眷不已，遇其朝見

間，或傳宣不拜，足以爲非常之恩。蘇軾乞許文彥博等辭避免拜

臣伏見太子太保致仕張方平，以高才絕識，博學雄文，出入中外四十餘年，號稱名臣。仁宗皇帝眷遇至重，特以受性剛簡，論高寡合，故齟齬於世。然趙元昊反，西方用兵，累歲不解，公私疲極，方平首建和戎之策，仁宗從之，民以息肩，書之國史。又於熙寧之初，首論王安石不可用，及新法之行，方平皆逆陳其害。大節如此，其餘政事文學，有補于世，未易悉數。神宗皇帝知人之明，擢爲執政，會下憂服除，爲安石等不悅，而方平亦不爲少屈，故不復用。今已退老南都，以患



綱類纂 卷之三
眼不出灰心槁形與世相忘臣竊以爲國之元老歷
事四朝耄期稱道爲天下所服者獨文彥博與方平
范鎮三人而已今彥博在朝鎮亦復用方平雖老杜
門難以召致猶當加恩勞問表異其人以示二聖貴
老尊賢之意今獨置已不問有識共疑以爲闕典願
因大禮之後以向者召陪祠不至特出聖意少加恩
禮或遣使就問國事觀其所論必有過人
蘇軾乞加
張方平恩

唐至文宗之朝可謂衰弱矣武宗既立得一李德裕
相之而威令遂振何哉德裕知所本故也其初爲相

卽上言曰宰相非其人當亟廢罷至天下之政則不
可不歸中書武宗聽之號令紀綱咸自己出故能削
平僭僞號爲中興然則艱難多事之秋所以出政者
尤不可以不一也自崇觀以來政出多門閹宦恩倖
女謁皆得以干與朝政所謂宰相者保身固寵不敢
以爲言遂失其職法度廢弛馴致靖康之禍
李綱議
本政
臣等聞任賢勿貳去邪勿疑者社稷之主也奮不顧
身死生以之者社稷之臣也妬賢嫉善妨功害能者
社稷之賊也恭惟皇帝陛下聰明英睿獨智旁燭賢
邪之分宸衷判然天下戴以爲社稷之主也而在廷

帝衣俸尺
識難乎其
爲言路矣

之臣奮勇不顧以身任天下之重者李綱是也所謂社稷之臣也其庸謬不才忌嫉賢能動爲身謀不恤國計者李邦彥白時中張邦昌趙野王孝迪蔡懋李杭之徒是也所謂社稷之賊也陛下斷然不疑拔綱於九卿之中不一二日任爲執政中外相慶知陛下能任賢矣斥時中而不用知陛下之能去邪矣然綱任而未專斥時中而未去復相邦彥復相邦昌自餘又皆擢用何陛下之任賢猶未能勿貳去邪猶未能勿疑乎今又聞復罷李綱執事臣等驚疑莫知所以此必爲邦彥等擠弛蓋綱起自庶官獨任大事邦彥

等疾如仇讐恐其成功臣等聞綱比日用兵偶然小有不利邦彥等遂得乘間投隙歸罪於綱然一勝負兵家常勢小勝固未足爲喜而小挫亦豈足爲辱況示怯示強奇謀秘計豈可遽以此傾動任事之臣臣等竊聞邦彥時中等盡勸陛下他幸茲豈誠爲陛下計蓋時中邦彥等初見事有警急欲自保全各以差除親黨旋領外任遣家屬隨之遠去豈有身爲大臣不能以一家歿社稷之難其意止欲倉卒之際各自逃遁以保妻孥自諸大臣一鼓而倡之百官有司群起而和之遂令京城之人闕然騷動弗安其居至

綱目卷之六十一
卷之六十一
聞群臣勸陛下他幸。則中外恟恟不敢自保。當時若非綱爲陛下建言。則乘輿播越在外。宗廟社稷已爲丘墟。生靈已遭魚肉。陛下將有弃宗廟社稷之名。何從復有天下。賴陛下聰明不惑。群議斷自聖志。特從綱請。中外聞之。雖愚夫愚婦莫不舉手加額。仰嘆聖德之盛。綱之力。豈曰小補之哉。是宜邦彥等譖謗忌嫉。無所不至。臣等伏見邦彥等事太上皇帝。享高爵厚祿。爲日最久。坐視天下之弊。未嘗肯發一言。以圖補報。至如王黼童貫蔡攸。共興北師。天下皆知其不可。上皇決之。群臣惟鄭居中力爭。以爲不可。輕舉而

王安中者。力贊王黼以遂其役。邦彥等輩非不與聞。此議而略不可否於其間。其實亦皆陰助王黼以貽今日之禍。使上皇痛自罪抑。避位而去。陛下新卽實位。遽有變亂之虞。慄慄危懼。不遑宵旰。邦彥等並當引已歸咎。自求貶放。以謝君父。而迺當此危急之際。尚敢偃蹇自若。持祿固位。坐妨賢路。又復忌嫉賢能。害國大計。蓋邦彥首倡講和之議。又許割地。挫辱國勢。今欲必遂前非。以逋罪咎。幸綱小失。因緣沮毀陛下。若聽其言。斥綱不用。則宗社存亡。特未可知。若謂虜人真欲請和。則旣和之後。尚敢攻我京城。縱兵四

掠屠我畿內犬羊之性急則搖尾緩則跳梁乍臣乍
叛變詐百出竊知今日困弊不可枝梧聞陛下信在
李綱自知滅亡無日請和之意必更激切而邦彥等
乃得籍口以沮成謀遂致李綱罷廢罷命一傳士大
夫失色兵民騷動至於流涕相弔咸謂不日爲虜擒
矣則是陛下罷廢李綱非特隨邦彥等計中又隨虜
計中也聞朝廷又欲增與騾馬等物無乃假寇兵而
資盜糧乎又聞邦彥等尚執前議必欲割地與之曾
不知祖宗土地得之甚艱又況河北實朝廷之根本
而三關四鎮實河北之根本若棄三關四鎮是弃河
北則朝廷能復都大梁乎能都洛陽乎且如太原一
郡凡經藝祖太宗兩朝親征僅乃得之祖宗所以必
取者蓋以其地控扼二虜距則長安纔數百里今棄
太原則長安京城千里已在睥睨中朝廷又安能往
都乎此祖宗所以特重兩河之地自真宗仁宗朝以
來北虜蓋有割地之請矣朝廷寧屈已增幣以塞其
欲至於土地一寸不肯與之聖聖相守咸念祖宗艱
難之功惜國家要害之地不忍弃也今陛下即政之
初邦彥等便欲弃祖宗疆土不知待陛下作何等主
也不知割與太原中山河間以北十有餘郡之後邦

彥等能使虜人復不敗盟。否竊恐口血未乾。已引兵南嚮矣。自大梁至長安。旣不可都。必將遷之金陵。則白江以北。非朝廷有。況金陵正慮童貫蔡攸朱勔等。往。生。變。亂。雖。欲。遷。而。都。焉。又。不。可。得。陛。下。將。於。何。地。而。奠。宗。社。耶。又。况。保。州。乃。祖。宗。陵。寢。所。在。一。旦。陷。於。胡。虜。必。遭。暴。露。國。祚。長。短。所。係。非。輕。邦。彥。等。忍。弃。之。取。其。意。不。過。欲。紆。目。前。之。急。不。爲。國。家。長。短。之。計。又。不。過。欲。沮。李。綱。成。謀。以。快。私。憤。亦。恐。李。綱。成。功。之。後。自。知。前。議。之。失。罪。有。所。歸。故。併。力。沮。之。期。於。必。勝。想。邦。彥。等。日。在。陛。下。左。右。每。一。言。及。李。綱。用。兵。之。事。必。

故作驚怖之狀。爭爲危急之言。以恐陛下。欲陛下必聽其計。以害李綱。自綱遭遇。不見拔擢。邦彥等自知必不能安身朝廷之上。乃薦引私黨。以塞陛下進用李綱之路。而王孝迪者。又是邦彥姍家。必與羣奸力排李綱。以助李邦彥。而在臺諫者。亦多邦彥等黨。與前日邦彥請召國子監長貳相見。翼日乃聞祭酒謝克家除諫。臣司業孫覲除御史。臣等在學。備見此事。衆心不平。豈有天子欲用耳目之官。而宰相大臣前期召見。以收私恩。其意安在。想今臺諫之中。鮮爲陛下發一言。以明李綱之無辜者。若綱可謂孤立無助。

入避虜又
避水宋大
臣九社

臣等竊謂今日朝廷之上非特綱為孤立而邦彥等
自為身謀不肯以腹心事陛下恐陛下亦成孤立矣
可勝寒心天下共知李綱可以大用臣等請為陛下
言其一二頃歲京師大水自宰相大臣下及百官爭
占舟船或結木筏為避水計是時邦彥等皆在朝廷
曾不聞一人為君父備者亦不聞一人言及災異者
獨綱慷慨為上言之至為奸臣譖逐數年不用前日
邊報初至宰執骨肉盡皆出京獨綱妻孥未嘗遷徙
陛下方此深軫北顧之憂而左右大臣無一人為陛
下請行者獨綱奮然以身任之綱之用心可見矣陛

下何忍信朋邪之計而斥正人端士乎若以綱用兵
小挫遂當廢罷則童貫創開邊隙以貽今日之禍近
又引兵數十萬以十雲中之役幾於匹馬隻輪無還
者朝廷曾不議貫之罪何李綱小挫而遽加罪乎若
以虜請和議遂欲罪綱以謝虜無乃中其反間之術
乎若曰邦彥等譖誦之故遽廢斥之無乃遭其愚弄
乎一進一退在綱為甚輕在朝廷為甚重蓋今日宗
社安危在此一舉幸陛下即反前命復綱舊職以安
中外之心無終為異議所沮晉魏文侯令樂羊將而
攻中山當時異議沮之至有誦書一篋及樂羊功成

而歸文侯出其書示之樂羊乃再拜稽首曰此非臣之功君主任臣之力也唐憲宗討蔡數不利群臣爭請罷兵憲宗曰一勝一負兵家常勢若師常利則古何憚用兵耶但論帥臣勇怯兵力強弱處置如何耳渠一敗便沮成計乎於是左右不能容其間而裴度請身督戰卒破蔡賊史臣有言非度破賊之難任度之爲難也故韓愈頌憲宗之功曰凡此蔡功惟斷乃成憲宗號稱中興之主正在于此惜其弗自克厥終也臣等竊願陛下遠鑒前代已然之專坐照今日異議之臣奮發英斷復用李綱以成大功宗社幸甚臣

等爲陛下今日計莫若斥邦彥等拔綱而相之想吳敏耿南仲不肯與李綱共事更願速降詔旨召徐處仁唐恪等置諸左右而閩外之事盡付種師道實專之内外將相之臣必肯悉心協力助陛下大有爲於天下矣臣等學校書生素與綱無半面之雅與邦彥等亦昧平生所以必勸陛下進綱而退邦彥等豈有他哉蓋生靈之命與宗社俱存亡在陛下用綱與不用去邦彥與不去之間耳天下公論如此臣等豈敢默默陛下若以臣等之言爲未足取信願試登御樓呼召耆老百姓一問之呼軍兵一問之呼行道商旅

能事大國乃寬子產爲政有事伯石賂與之邑子大
叔曰國皆其國也奚獨賂焉子產曰無欲實難皆得
其欲以從其事而要其成非我有成其在人乎何愛
於邑邑將焉往子大叔曰若四國何子產曰非相違
也而相從也四國何尤焉鄭書有之曰安定國家必
大焉先姑先安大以待其所歸既伯石懼而歸邑卒
與之伯有既死使大史命伯石爲卿辭大史退則請
命焉復之又辭如是三乃受策入拜子產是以惡
其爲人也使次已位子產使都鄙有章上下有服田
有封洫廬井有伍大人之忠儉者從而與之泰侈者
因而斃之豐卷將祭請田焉弗許曰唯君用鮮衆給
而已子張怒退而徵役子產奔晉子皮止之而逐豐
卷豐卷奔晉子產請其田里三年而復之反其田里
及其入焉從政一年與人誦之曰取我衣冠而赭之
取我田疇而伍之孰殺子產吾其與之及三年又誦
之曰我有子弟子產誨之我有田疇子產殖之子產
而死誰其嗣之

漢高祖起爲沛公蕭何常爲丞督事沛公至咸陽諸
將皆爭走金帛財物之府分之何獨先入收秦丞相
御史律令圖書藏之沛公爲漢王以何爲丞相項王

宋太祖
得此意

與諸侯屠燒咸陽而去漢王所以具知天下阨塞戶口多少疆弱之處民所疾苦者以何具得秦圖書也何進言韓信漢王以信爲大將軍漢王引兵東定三秦何以丞相留收巴蜀鎮撫諭告使給軍食漢二年漢王與諸侯擊楚何守關中侍太子治櫟陽爲法令約束立宗廟社稷宮室縣邑輒奏上可許以從事即不及奏上輒以便宜施行上來以聞關中事計戶口轉漕給軍漢王數失軍遁去何常與關中卒輒補缺上以此專屬任何關中事太史公曰蕭相國何於秦時爲刀筆吏錄錄未有奇節及漢興依日月之末光何謹守管籥因民之疾秦法順流與之更始淮陰黥布等皆以誅滅而何之勲爛焉位冠群臣聲施後世與閔天散宜生等爭烈矣

唐裴光庭薨明皇問蕭嵩可代光庭者嵩言韓休於明皇以休爲黃門侍郎同平章事休爲人峭直不干榮利及爲相甚允時望始嵩以休恬和謂其易制故引之及與共事休守正不阿嵩漸惡之宋璟歎曰不意韓休乃能如是明皇或宮中宴樂及後苑遊獵小有過差輒謂左右曰韓休知否言終諫疏已至明皇嘗臨鏡默然不樂左右曰韓休爲相陛下殊瘦於舊

何不逐之。明皇歎曰：吾貌雖瘦，天下必肥。蕭嵩奏事常順旨。既退，吾寢不安。韓休常力爭。既退，吾寢乃安。吾用韓休為社稷耳，非為身也。

武宗加李德裕太尉、衛國公。李德裕辭上曰：恨無官賞卿耳。初，德裕以比年將帥出征，屢敗，其弊有三：一者詔令下軍前者，日有三四；宰相多不預聞，二者監軍各以意見指揮軍事，將士不得專進退；三者每軍各有宦者為監使，悉選軍中驍勇數百為牙隊。其在陳戰鬪者，皆怯弱之士。每戰視事，勢小却，輒引旗先走。陳從而潰。德裕乃與樞密使楊欽義、劉行深議約

勅：監軍不得預軍政，每兵千人聽取十人自衛。有功隨例霑賞，二樞密皆以為然。白上行之，自非中書進詔意，更無他詔。自中出者，號令既簡，將帥得以施其謀略。故所向有功。元和後，數用兵，宰相或不休沐，或繼火，乃得罷。德裕從容裁決，率午漏下還第。休沐輒如令，沛然若無事時。

太宗嘗欲遣人使朔方，諭中書選可任事者。呂蒙正以名上，帝不許。他日三問，三以其人對。帝怒曰：卿何執邪？蒙正對曰：臣非執。臣不欲用媚道妄隨人主意，以害國事。因稱其人可使，餘人不及同列，竦息不敢

動帝退謂左右曰蒙正氣量我不如。既而卒用其人。果稱職。至是罷相判河南。

布衣翟穎性險誕與知制誥胡旦狎旦爲作大言使穎上之且收穎名曰馬周以爲唐馬周復出也於是穎擊登聞鼓訟李昉居宰相位當北方有事之時不爲邊備徒知賦詩宴樂帝由是厭昉遂罷爲右僕射昉和厚多怨在位小心醇謹每有求進用者雖知其材可取必正色絕之已而擢用或不足用必和顏溫語待之子弟問其故昉曰用賢人主之事若受其請是市私恩也故多絕之使恩歸于上若不用者既失

所望又無善辭取怨之道也。

張齊賢慷慨有大略每以致君自負常爲真宗言皇王之道帝曰皇王之道非有跡但庶事無撓則近之矣帝嘗問李沆治道所宜先沆曰不用浮薄新進喜事之人此最爲先帝問其人沆曰如梅詢曾致堯輩是矣帝又語及唐人樹黨遂使王室微弱蓋姦邪難辨耳沆曰佞言似忠姦言似信如盧杞蒙蔽德宗李勉以爲真姦邪是也帝曰姦邪之迹雖曰難辨久而自敗一夕內出手詔欲以劉美人爲貴妃沆對使者引燭焚之附奏曰但道臣沆以爲不可其議遂寢帝

嘗謂沈曰人皆有密啓卿獨無何也對曰臣待罪宰相公事則公言之何用密啓夫人臣有密啓者非讒即佞臣常惡之豈可效尤

真宗時西北用兵帝便殿延訪或至盱食王旦歎曰我輩安得坐見太平優游無事耶沈曰強敵外患足爲警戒他日四方寧謐朝廷未必無事沈又計取四方水旱盜賊奏之且以爲細事不足煩帝聽沈曰人主少年當使知四方艱難不然血氣方剛不留意聲色犬馬則土木甲兵禱祠之事作矣吾老不及見此叅政他日之憂也丁謂與寇準善準屢薦其才於沈

沈不用準問之沈曰願其爲人可使之在人上乎準曰如謂者相公終能抑之使在人下乎沈笑曰他日當思吾言沈嘗曰居重位無補惟中外所陳利害一切報罷之少以報國爾朝廷防制纖悉備具或狗所陳請行一事即所傷多矣陸象先所謂庸人擾之是已儉人苟一時之進豈念厲時耶沈嘗讀論語或問之沈曰沈爲宰相如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尚未能行聖人之言終身誦之可也沈性直諫內行修謹居位慎密不求聲譽遵法度識大體人莫能干以私公退終日危坐未嘗跛倚治第封丘門內廳事前僅容

旋馬、或言其太隘。沆笑曰：居第當傳子孫，此爲宰相廳事，誠隘爲大祀奉禮廳事，則已寬矣。及卒，帝驚慟，謂左右曰：沆忠良純厚，始終如一，豈意不享遐壽耶？贈太尉中書令，謚文靖。

王旦爲首相，會天下無事，慎守祖宗法度，無所變改。帝久益信，言無不從。凡大臣有所奏請，必問曰：王旦以爲如何？旦與人寡言笑，及奏事，羣臣異同，旦徐一言以定。居家賓客滿堂，察可與言及素知名者，數月後召與語，詢訪四方利病，或使疏其言而獻之，以觀其所長。密籍其名薦之人，未嘗知。諫議大夫張師德

兩詣旦門，不得見，意爲人所毀，以告向敏中。敏中從容爲旦言之。旦曰：旦處安得有毀人者？及議知制誥，旦曰：可惜張師德。敏中問之。旦曰：師德名家子，有士行，不意兩及吾門。狀元及第，榮進素定，當靜以待之。若復奔競，使無階而入者，當如何也？薛奎發運江淮，辭旦。旦無他語，但云：東南民力竭矣。奎退，歎曰：真宰相之言也。內臣劉承珪以忠謹得幸，旣病，求節度使。帝謂旦曰：承珪待此以瞑目，旦執不可。曰：他日求爲樞密使，此其階也。遂止。自是內臣不過留後。旦任事久，有謗之者，輒引咎不辨。至人有過失，雖人主盛怒，

與其悔孰
若勿為

可辨者辨之必得而後已。至是疾篤，帝臨問，親調藥，并箸預粥賜之。遣內侍問者，日至三四。及薨，痛悼不已。旦遺令削髮披緇，以歛。蓋悔其不諫天書之失也。諸子欲奉遺令，楊億以為不可，乃止。王曾性資端厚，在朝廷進止有常處，平居寡言笑，人不敢干以私進退。士人莫有知者。范仲淹嘗謂曾曰：「明揚士類，宰相任也。公之盛德，獨少此爾。」曾曰：「恩欲歸已，怨將誰歸邪？」仲淹服其言。史臣曰：方仁宗初立，莊獻臨朝，將有專制之患。曾正色危言，能使宦官近習不敢窺覷，而仁宗君德日就。莊獻亦全令名。古

所謂社稷臣於斯見矣。贈侍中卒，謚文正。

章獻太后臨朝十餘年間，天下晏然。呂夷簡之力為多。及西夏用師，契丹求地，夷簡選將命使，二邊以寧。獨建募萬勝軍，加契丹歲帛，大為後日之患。又成郭后之廢，逐孔道輔、范仲淹于外。時論少之。然所斥士旋復收用，亦不終廢。其於天下之事，屈伸舒卷，動有操術。故當國最久，雖數為言者所詆，而帝眷倚不衰。朱熹曰：當呂公用事之時，其舉措不合衆心者多矣。而又惡忠賢，異已必力排之。逮其晚節，知天下公議不可終拂，又慮天下之事或至危亂，而忠賢之排

去者將起復用是以寧損故怨以爲收之桑榆之計其慮患之意雖未必盡出於至公而補過之善天下實被其賜則與世之遂非長惡力戰天下之公議以貽患國家者相去遠矣

歐陽修余靖論王舉正懦弱不任事范仲淹有相才請罷舉正而用仲淹仁宗然之舉正遂罷拜仲淹參知政事仲淹曰執政可由諫官而得乎固辭不拜願與韓琦出行邊命爲陝西宣撫使未行復除參知政事帝方銳意太平數問當世事仲淹語入曰上用我至矣事有先後久安之弊非朝夕可革也帝再賜手

詔又爲之開天章閣召輔臣條對仲淹退而上十事曰明黜陟抑僥倖精貢舉擇長官均公田厚農桑修武備推恩信重命令減徭役悉采用之宜著令者皆以詔書畫一頒下帝復申副樞之命富弼猶固辭帝使宰相諭之曰此朝廷特用非以使遼故也時元昊使辭帝至紫宸殿俟弼綴樞密院班乃坐弼不得已受命帝以平治責成輔相命弼主北事仲淹主西事弼上當世之務十餘條及安邊十三策大略以進賢退不肖止僥倖去宿弊欲漸易監司之不才者使澄汰所部吏於是小人始不悅矣

仁宗御大慶殿受朝暴感風眩趣行禮而罷翼日文
彥博召內侍都知史志聰問狀對曰禁密不敢漏言
彥博叱曰爾曹出入禁闥不令宰相知天子起居欲
何為邪自今疾勢增損必以告不爾當行軍法又與
劉沆富弼謀啓醮于大慶殿因留宿殿盧志聰白無
故事彥博曰此豈論故事邪因赦死罪以下令輔臣
禱天地宗廟社稷知開封府王素夜叩宮門上變彥
博不使入明旦有言禁卒告都虞候欲為亂劉沆欲
捕治彥博召都指揮使許懷德問都虞候何如人懷
德稱其愿可保彥博曰然則卒有怨誣之耳當亟誅

之以靖衆乃請沆判狀尾斬卒于軍門北京留守賈
昌朝素惡富弼陰結內侍武繼隆令司天官二人言
國家不當穿河于北方致上體不安後數日二人又
上言請皇后同聽治亦繼隆所教也志聰以其狀白
執政彥博視而懷之徐召二人詰之曰天文變異汝
職所當言也何得輒預國家大事汝罪當族二人懼
色變彥博曰觀汝直狂愚耳未忍治汝罪自今無得
復然二人退乃出狀示同列同列皆憤怒曰奴敢爾
僭言何不斬之彥博曰斬之則事彰灼於中宮不安
衆皆曰善既而議遣司天言定六塔方位復使二人

往繼隆白請留之彥博曰彼本不敢妄言有教之者耳繼隆默不敢對二人至六塔恐治前罪更言六塔在東北非正北也二月帝疾愈御延和殿彥博等還私第當是時京師岌岌賴彥博弼持重衆心乃安已而劉沆白帝曰陛下違豫時彥博擅斬告反者彥博以沆判呈帝乃解

英宗疾甚舉措或改常度遇宦者尤少恩乃共爲讒間兩宮遂成隙知諫院呂誨上書兩宮開陳大義詞旨深切然兩宮猶未釋然一日韓琦歐陽修奏事簾前太后嗚咽流涕道其所以琦曰此病故爾疾已必

不然子疾母可不容之乎后意不解修進曰太后事先帝數十年仁德著于天下晉溫成之寵太后處之裕如今母子間反不能容耶后意稍和修復曰先帝在位久德澤在人故一日晏駕天下共戴嗣君無敢異同者今太后一婦人臣等五六措大耳非先帝遺意天下誰肯聽從后默然久之琦進曰臣等在外聖躬若失調護太后不得辭其責后驚曰是何言我心更切也同列聞者莫不流汗後數日琦獨見帝帝曰太后待我少恩琦對曰自古聖帝明王不爲少矣獨稱舜爲大孝豈其餘盡不孝哉父母慈而子孝此常

事不足道。惟父母不慈而子不失孝。乃爲可稱。但恐陛下事之未至耳。父母豈有不慈者哉。帝大感悟。帝自六月不御殿。至是初御紫宸殿。見百官。琦因請乘輿。禱雨具素服以出。人情大安。抄用。韓琦欲太后撤簾還政。乃取十餘事稟帝。帝裁決悉當。琦即詣太后覆奏。后每事稱善。琦因白后求去。后曰。相公不可去。我當居深宮耳。遂起。琦即厲聲命撤簾。簾既落。猶於御屏後見后衣也。英宗始親政。加琦右僕射。

英宗時。韓琦與富弼同相。或中書有疑事。往往與樞密謀之。自弼使樞密。非得旨合議者。琦未嘗詢弼。弼頗不懌。及太后還政。弼大驚曰。弼備位輔佐。他事固不可預聞。此事韓公獨不能共之邪。或以咎琦。琦曰。此事當如出太后意。安可顯言于衆。弼愈不懌。帝親政。加弼戶部尚書。弼辭曰。制詞取嘉祐中嘗議建儲推恩。此特絲髮之勞。何足加賞。仁宗太后於陛下有天地之恩。尚未聞所以爲報。可謂倒置。再奏不聽。乃受至是以足疾。力求解政。章二十餘上。遂以使相鄭國公判揚州。未幾徙判汝州。張昇請老。帝曰。太尉勤勞王家。詎可遽去。但命五日一至院進見。母蹈舞司

馬光亦疏昇忠謹清直請留于朝而昇求去益力乃判許州先是韓琦曾公亮欲遷歐陽修爲樞密使將進擬修覺其意謂之曰今天子諒陰母后垂簾而二三大臣自相位置何以示天下琦等服其言而止韓琦執政三朝或言其專英宗頗不悅曾公亮因力薦安石覬以開琦琦求去益力帝不得已以琦爲鎮安武勝軍節度使司徒兼侍中判相州入對帝泣曰侍中必欲去今日已降制矣然卿去誰可屬國者王安石何如琦對曰安石爲翰林學士則有餘處輔弼之地則不可帝不答琦早有盛名識量英偉臨事喜

愠不見于色居相位再決大策以安社稷當是時窮廷多故琦處危疑之際知無不爲或曰公所爲誠善萬一蹉跌豈惟身不自保恐家無所處矣琦歎曰是何言邪人臣當盡力事君死生以之至於成敗天也豈可豫憂其不濟遂輟不爲哉聞者赧服

韓琦卒前一夕大星隕州沼樞馬皆驚神宗自爲碑文載琦大節篆其首曰兩朝顧命定策元勳贈尚書令謚忠獻後追封魏王韓公富弼卒遺表大略云陛下即位之初邪臣納說上誤聰明浸成禍患今上自輔臣下及多士畏禍圖

利。習成敝風。去年永樂之役。兵民死亡者數十萬。今久戍未解。百姓困窮。豈諱過耻。敗不思救禍之時乎。天地至仁。寧與羗夷校勝負。願休兵息民。使關陝之間。稍遂生理。兼陝西再團保甲。州縣奉行。勢侔星火。人情惶駭。不若寢罷以綏懷之。臣之所陳。急於濟事。若夫要道。則在聖心所存。與所用之人。君子小人之辨爾。

學術

司馬光於物澹然無所好。於學無所不通。惟不喜釋老。曰。其微言不能出吾書。其誕吾不信也。及居政府。凡王安石呂惠卿所建新法。爲民害者。剗革略盡。毅然以天下自任。開言路。進賢才。海內之民。歡忻鼓舞。甚於更生。一變而爲嘉祐治平之治。君子稱其有旋乾轉坤之功。而光已老且病。不克終治。惜哉。

呂公著薨。太皇太后見輔臣泣曰。邦國不幸。司馬相公既亡。司空復逝。帝亦悲感。即詣其家。臨奠贈太師。封申國公。謚正獻。公著自少講學。即以治心養性爲本。平居無疾言遽色。於聲利紛華。泊然無所好。簡重清淨。益天稟然。其識慮深敏。量宏而學粹。遇事善決。苟便於國。不以利害動其心。與人交出於至誠。好德學善。見士大夫以人物爲意者。必問其所知。與其所

八編類纂 卷之三
聞參互考實以達于上。每議政事博采衆善以爲善。至所當守則毅然不可回奪。神宗嘗言其於人材不欺。如權衡之稱物。尤能避遠聲迹。不以知人自處。王安石博辨騁辭。人莫敢與亢。公著獨以精識約言服之。安石嘗曰。疵吝每不自勝。一詣長者即廢。其敬服如此。

哲宗既相章惇。范純仁請去。益力乃以觀文殿大學士出知穎昌府。自帝親政。純仁扶佑之力居多。然羣邪間之。不能盡行其言。凡薦引人才。必以天下公議。其人不知自純仁所舉。或曰爲宰相豈可不牢籠天

下士。使知出於門。下純仁曰。但朝廷進用。不失正人。何必其知出於我邪。

蒙古后馬真氏稱制。與都刺合蠻專政用事。權傾中外。后至以御寶空紙。使自書填。楚材曰。天下者先帝之天下。朝廷自有憲章。今欲紊之。臣不敢奉詔。又有旨。凡與都刺合蠻所建白。令史不爲書者。斷其手。楚材曰。國之典故。先帝悉委老臣。令史何預焉。事若合理。自當奉行。如不可行。死且不避。况截手乎。后不悅。楚材憤悒成疾而卒。或譖之曰。楚材爲相二十年。天下貢賦半入其家。后命近臣覆視之。惟琴玩十餘及

古今書畫金石遺文數千卷楚材天資英邁曼出入表正色立朝不為勢屈每陳國家利病生民休戚辭色懇切蒙古太宗嘗曰汝又欲為百姓哭邪楚材每言興一利不若除一害生一事不若減一事人以為名言至順初贈太師追封廣寧王謚文正

社稷臣

魏文侯且置相召李克而問焉曰寡人將置相置于季成子與翟觸即翟璜我孰置而可李克曰臣聞之賤不謀貴外不謀內疎不謀親臣者疎賤不敢聞命文侯曰此國事也願先生臨事而勿辭李克曰君不察

相第一

故也可知矣貴視其所舉富視其所與貧視其所不取窮視其所不為由此觀之可知矣文侯曰先生出矣寡人之相定矣李克出過翟黃翟黃問曰吾聞君問相于先生未知果孰為相李克曰季成子為相翟黃不悅曰觸何遽不為相乎西河之守觸所任也計事內史觸所任也王欲攻中山吾進樂羊無使治之臣吾進先生無使傳其子吾進屈侯附觸何負于季成子李克曰不如季成子季成子食采于鍾什九居外一居中是以東得卜子夏田子方段干木彼其所舉人主之師也子之所舉人臣之才也翟黃進然而

漸曰觸失對於先生請自修然後學言未卒而左右言季成子立爲相矣

衛有太史曰柳莊寢疾公曰君疾革雖當祭必告公再拜稽手請于尸曰有臣柳莊也者非寡人之臣社稷之臣也聞之死請不釋服而往遂以禭之

晏子侍於齊景公朝寒請進熱食對曰嬰非君之厨養臣也敢辭公曰請進服裘對曰嬰非田澤之臣也敢辭公曰然夫子于寡人奚爲者也對曰社稷之臣也公曰何謂社稷之臣對曰社稷之臣能立社稷辨上下之宜使得其理制百官之序使得其宜作爲辭

令可分布于四方自是之後君不以禮不見晏子也楚威王問于莫敖子華曰自從先君文王以至不穀之身亦有不爲爵勸不爲祿勉以憂社稷者乎莫敖子華對曰如華不足以知之矣王曰不於大夫無所聞之莫敖子華對曰君王將何問者也彼有廉其爵貧其身以憂社稷者有崇其爵豐其祿以憂社稷者有斷脰決腹一瞑而萬世不視不知所益以憂社稷者有勞其身愁其思以憂社稷者亦有不爲爵勸不爲祿勉以憂社稷者王曰大夫此言將何謂也莫敖子華對曰魯令尹子文緇帛之衣以朝鹿裘以處未

八編類纂 卷之三
明而立於朝，日晦而歸食，朝不謀夕，無一日之積，故彼廉其爵，貧其身，以憂社稷者，令尹子文是也。管者葉公子高，身獲於表薄，而財於柱國，定白公之禍，寧楚國之事，恢先君以拚方城之外，四封不廉，名不挫於諸侯，當此之時也。天下莫敢以兵南鄉，葉公子高食田六百畝，故彼崇其爵，豐其祿，以憂社稷者，葉公子高是也。管者吳與楚戰於柏舉，兩軍之間，夫卒子莫敖大心，撫其御之手，顧而太息曰：嗟乎！子乎！楚國亡之日至矣！吾將深入吳軍，若扑一人，若捽一人，以與大心者也。社稷其庶幾乎！故斷脰決腹，一瞑而萬

世不視，不知所益，以憂社稷者，莫敖大心是也。管者吳與楚戰於柏舉，三戰入郢，寡君身出，大夫悉屬，百姓離散，棼冒勃蘇曰：吾被堅執銳，赴強敵而死，此猶一卒也。不若奔諸侯，於是嬴糧潛行，上崢山，踰深谿，躡穿滕，暴七日而薄秦王之朝，雀立不轉，晝吟宵哭，七日不得告，水漿無入口，瘳而殫悶，旄不知人。秦王聞而走之，冠帶不相及，左奉其首，右濡其口，勃蘇乃蘇。秦王身問之，子孰誰也？棼冒勃蘇對曰：臣非異楚使，新造，蓋棼冒勃蘇，吳與楚人戰於柏舉，三戰入郢，寡君身出，大夫悉屬，百姓離散，使下臣來告亡，且求救。

八編類纂 卷五十三
秦王顧令之起寡人聞之萬乘之君得罪一士社稷其危今此之謂也遂出革車千乘卒萬人屬之子滿與子虎下塞以東與吳人戰於濁水而大敗之亦聞於遂浦故勞其身愁其思以憂社稷者莽冒勃蘇是也吳與楚戰於柏舉三戰入郢君王身出大夫悉屬百姓離散蒙穀結鬪于宮唐之上舍鬪奔郢曰若有孤楚國社稷其庶幾乎遂入大宮負雞次之典以浮於江逃於雲夢之中昭王反郢五官失法百姓昏亂蒙穀獻典五官得法而百姓大治此蒙穀之功多與存國相若封之執圭田六百畝蒙穀怒曰穀非人臣

社稷之臣苟社稷血食餘豈患無君乎遂自弃于磨山之中至今無位故不爲爵勸不爲祿勉以憂社稷者蒙穀是也王乃太息曰此古之人也今之人焉能有之邪莫敖子華對曰昔者先君靈王好小腰楚士約食馮而能立式而能起食之可欲忍而不入死之可惡然而不避華聞之其君好發者其臣夾拾君王直不好若君王誠好賢此五臣者皆可得而致之漢汲黯多病病且滿三月武帝嘗賜告者數終不愈最後病莊助爲請告上曰汲黯何如人哉助曰使黯任職居官無以踰人然至其輔少主守城深堅招之

不來麾之不去雖自謂賁育亦不能奪之矣上曰然古有社稷之臣汲黯其近之矣

唐太宗以光祿大夫蕭瑀為特進復令參預政事帝曰武德六年以後高祖有廢立之心而未定我不為兄弟所容實有功高不賞之懼斯人也不可以利誘不可以死脅真社稷臣也因賜瑀詩曰疾風知勁草版蕩識忠臣

儒臣

漢武帝初即位招選天下文學材智之士待以不次之位四方士多上書言得失自炫鬻者以千數上簡

知人

拔其俊異者寵用之莊助最先進後又得吳人朱買臣趙人吾丘壽王蜀人司馬相如平原東方朔吳人枚臯濟南終軍等並在左右每令與大臣辨論中外相應以義理之文大臣數屈焉然相如特以辭賦得幸朔臯不根持論好詼諧武帝以俳優畜之雖數賞賜終不任以事也朔亦觀上顏色時時直諫有所補益

唐高祖以秦王世民功大前代官皆不足以稱之特置天策上將位在王公上世民以海內浸平乃開館於西宮延四方文學之士出教以王府屬杜如晦記

室房玄齡虞世南文學褚亮姚思廉王簿李玄道參
軍蔡允恭薛元敬顏相時諮議典籤蘇勗天策府從
事中郎于志寧軍諮祭酒蘇世長記室薛休倉曹李
守素國子助教陸德明孔穎達信都蓋文達宋州總
管府戶曹許敬宗並以本官兼文學館學士分爲三
番更日直宿供給珍膳恩禮優厚世民朝謁公事之
暇輒至館中引諸學士討論文籍或夜分乃寢又使
庫直閣立本圖像褚亮爲贊號十八學士士大夫得
預其選者時人謂之登瀛洲
高祖置弘文館于殿側聚四部書二十餘萬卷精選

天下文學之士虞世南褚亮姚思廉歐陽詢蔡允恭
蕭德等以本官兼學士令更日宿直聽明之隙引入
內殿講論前言往行商確政事或至夜分乃罷又取
三品已上子孫充弘文館學士

中宗時置修文館大學士四員直學士八員學士十
二員選公卿以下善爲文者李嶠等爲之每遊幸禁
苑或宗室宴集學士無不畢從賦詩屬和使上官昭
容第其甲乙優者賜金帛同預宴者惟中書門下及
長參王公親貴數人而已至大宴方召八座九列諸
司五品以上預焉於是天下靡然爭以文華相尚儒

學忠讜之士莫得進矣

明皇置麗正書院聚文學之士徐堅等或修書或侍講以張說為修書使以總之有司供給優厚中書舍人洛陽陸堅以為此屬無益于國徒為糜費欲悉奏罷之張說曰自古帝王于國家無事之時莫不崇宮室廣聲色今天子獨延禮文儒發揮典籍所益者大所損者微陸子之言何不達也明皇聞之重說而薄堅

明皇與中書門下及禮官學士宴于集仙殿明皇曰仙者憑虛之論朕所不取賢者濟理之具朕今與卿曹合宴宜更名曰集賢殿其書院官五品以上為學士六品以下為直學士以張說知院事徐堅副之明皇欲以說為大學士說固辭而上

唐初詔勅皆中書門下官有文者為之高宗乾封以後始召文士草諸文辭常于北門候進止時人謂之北門學士玄宗即位始制翰林院密邇禁庭延文章之士下至僧道書畫琴棋數術之工皆處之謂之待詔刑部尚書張說及弟垺皆翰林院供奉

白居易上奏臣比請罷兵今之事勢又不如前不知陛下復何所恃是時憲宗每有軍國大事必與諸學

八編類集 卷之三
士謀之嘗踰月不見學士李絳等上言臣等飽食不言其自爲計則得矣。如陛下何。陛下詢訪理道開納直言實天下之幸。豈臣等之幸。憲宗遽令明日三殿對來。

中宗謂宰相曰。朕每讀書有疑無從質問。可選儒士入內侍讀。盧懷慎薦太常卿馬懷素。以爲左散騎常侍。與右散騎常侍褚無量。更日侍讀。聽肩輿乘馬於宮中。以無量羸老。爲造腰輿。內侍舁之。親送迎之。待以師傅之禮。

憲宗嘉翰林學士崔羣讜直。命學士自今奏事必取羣連署。然後進之。羣曰。翰林舉動皆爲故事。必如是。後來萬一有阿媚之人爲之長。則下位直言無從而進矣。遂不奉詔。

後唐明宗日不知書。四方奏事皆令安重誨讀之。重誨亦不能盡通。乃奏稱。臣徒以忠實之心事陛下。得典樞機。今事粗能曉。知至于古事。非臣所及。願俟前朝侍講侍讀。近代直崇政樞密院。選文學之臣與之共事。以備應對。乃置端明殿學士。

宋太祖時翰林學士王著以酒失貶官。太祖謂宰相曰。深嚴之地當使宿儒處之。范質等對曰。竇儀清介。

重厚然已自翰林遷端明矣太祖曰非斯人不可卿
當諭以朕意勉令就職即日復入翰林太祖嘗召儀
草制至苑門儀見太祖岸幘跣足而坐却立不肯進
太祖遽索冠帶而後召入儀曰陛下創業垂統宜以
禮示天下恐豪傑聞而解體太祖歛容謝之自是對
近臣未嘗不冠帶

太宗謂侍臣曰學士之職親切貴重非他官可比朕
常恨不得爲之又曰士之學古入官遭時得位紆朱
拖紫足以爲榮矣得不竭誠以報國乎錢若水曰高
尚之士不以名位爲光寵忠正之士不以窮達易志

操其或以爵祿位遇之故而效忠於上中人以下者
之所爲也帝然之

章得象爲翰林學士時莊獻太后每遣內侍至學士
院得象必正色待之或不交一言仁宗聞而器之至
是謂曰向者太后垂簾羣臣邪正朕皆默識惟卿清
忠無所阿附且未嘗干請今日用卿職由此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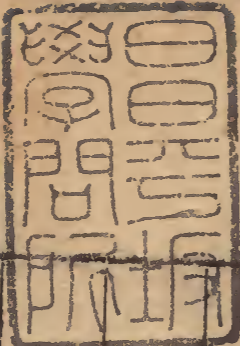
神宗欲相章惇范祖禹言惇不可用帝不悅祖禹遂
乞郡乃知陝州祖禹在邇英守經據正獻納尤多每
當講前夕必正衣冠如在上側命子弟侍先按講其
說開列古義參之時事言簡而當義理明白蘇軾稱

為講官第一

神宗以司馬光為翰林學士力辭帝曰古之君子或學而不文或文而不學惟董仲舒楊雄兼之卿有文學何辭焉光對曰臣不能為四六帝曰如兩漢制誥可也且卿能進士取高第而云不能四六何邪光乃就職

王鶚金正大元年進士第一人歷官尚書左右司中
中金亡將被殺張柔聞其名救之館于保州蒙古子在藩邸召對甚禮重之嘗因見請曰天兵克蔡金王自縊其奉御絳山焚葬汝水之傍禮為舊君有服願

往葬祭蒙古主義而許之至則為河水所沒具牲醴為位而哭至是為翰林學士承旨制誥典章皆所裁定又薦李冶李昶王磐徐世隆高鳴為學士復奏立十道提舉學校官蒙古主皆從之



十載其舉學外官蒙古主者以受
 安又薰李印李師王樂余世劉高與為學士對奏立
 為立而哭至是為翰林學士承旨歸詰典章皆視殊
 并葬祭蒙古主葬而稽之至阻為風水視其具也

